退溪先生集 二十九終

年譜

三二十

退溪先生世系之圖

一世 碩

麗末以眞寶縣吏中司馬試後以子子脩貴追封奉翊大夫密直使

二世 子脩

明書業及第官至通憲大夫判典儀寺事至正辛丑以郡將從鄭世雲討紅賊復京城賜安社功臣號封松安君生子云侯

三世 云侯

中訓大夫軍器寺副正以曾孫堣貴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娶監察權希正女生子禎

四世 禎

以蔭補知印仕至中直大夫善山府使後以孫堣貴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又以先生貴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配金氏知甫州事挺之女生子繼陽

五世 繼陽
進士以子堣貴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後以先生貴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配金氏副司直有賓女生子埴

六世 埴
進士以子瀣貴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後以先生貴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配義城金氏再娶春川朴氏
俱 贈貞敬夫人

七世 滉
初字季浩後改景浩謚文純公有二子寯寀

八世 寯
官至軍器寺僉正生二子安道純道
詠道

寀
早歿

九世 安道

十世 嶷
詠道第二子

十一世 命哲

十二世 杲
誠哲第一子

司醞署直長

社稷署參奉

順陵參奉

謙郡守有子守

誠哲

遂

漢城府判官

顯陵參奉有子守泰守大

守仁

宗 有子守淵 守澤

信哲

柔 有子守聖

允哲 无后

純道

韡

英哲

在建 繼后早歿 嗣子

尙衣院別坐

童蒙敎官

守曾

滐 嗣子守弘

詠道 觀察黜陟使 贈承政院左承旨

岐

希哲

長詠道 察訪

克哲

司僕寺 主簿

繁 嗣子守恒

集

前縣監有子守弘守恒守曾守沉守欽守恬守方守定

懷 有子守約

柱 有子守經

[illegible] 有子守近守時守勛

守徽

[illegible] 有子守元

十三世	守謙	司憲府監察		守泰		守大	守仁		守淵
十四世	世德	世憲		世輔	世弼	世傑			
十五世									

前奉 厚陵參

守澤

守聖

守弘

守曾

守恒

守沇	守欽	守恬	守方	守定		守約		
						世震		世觀
						國範	國贍	

世恒

世逸

守經
世復

世泰

守近
世雨

守晴
世淡

守勛

守徽

守元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一

孝宗弘治十四年燕山君七年辛酉十一月二十五日己亥辰時先生生于禮安縣溫溪里第先生先祖居真寶縣五代祖松安君避倭寇移居安東府豊山縣南磨崖里後又遷于周村至祖判書公愛禮安縣北溫溪泉石之勝始卜居焉

十五年壬戌先生二歲六月贊成公卒按先生撰先妣貞敬夫人朴氏墓碣云先君病歿時伯兄僅授室自餘幼稚滿前夫人痛念多男而早寡將又克持門戶益修稼穡蠶桑之務不失舊業及諸子漸長則拔貧資給令就學於遠邇每加訓戒蓋不惟文藝是事尤以持身謹行為重未嘗不丁寧警切曰世常訾寡婦之子不教汝輩非百倍其功何以免此譏乎觀此則先生雖蚤孤而其得成就於大夫人者為多

十六年癸亥先生三歲

十七年甲子先生四歲

十八年乙丑先生五歲

武宗正德元年中宗大王元年丙寅先生六歲始知讀書隣有老夫頗解千字文先生就學朝必洗櫛至籬外默誦前授數遍而後入俯伏聽受如嚴師焉

二年丁卯先生七歲

三年戊辰先生八歲△仲兄刃傷手先生抱泣母夫人曰汝兄則傷手不泣汝何泣耶對曰兄雖不泣豈有血流如彼而手不痛乎△先生溫恭遜悌對尊丈不敢有惰容雖中夜無寐長者有呼即覺應唯甚謹自六七歲已然

四年己巳先生九歲

五年庚午先生十歲

六年辛未先生十一歲

七年壬申先生十二歲受論語于叔父松齋公堣至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惕然自警曰人子之道當如是矣一日將理字問松齋曰凡事之是者是理乎松齋喜曰汝已解文義矣松齋性簡嚴於子弟少有許可先生與兄大憲公瀣同受業松齋每稱之曰亡兄有此兩兒爲不亡矣又謂先生曰持門戶者必此兒也

八年癸酉先生十三歲

九年甲戌先生十四歲好讀書雖稠人廣坐必向壁潛玩愛淵明詩慕其爲人

十年乙亥先生十五歲

十一年丙子 先生十六歲

十二年丁丑 先生十七歲

十三年戊寅 先生十八歲○有遊春詠野塘一絕云露草夭夭繞水涯小塘淸活淨無沙雲飛鳥過元相管只怕時時燕蹴波

十四年己卯 先生十九歲○有詠懷詩獨愛林廬萬卷書一般心事十年餘邇來似與源頭會都把吾心看太虛

十五年庚辰 先生二十歲 讀周易講究其義殆忘寢食自是常有羸悴之疾○後先生與趙士敬書云僕早年妄嘗有意而昧其方徒以刻苦過甚得羸悴之疾

十六年辛巳 先生二十一歲 聘夫人許氏進士瓚之女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二十二歲

二年癸未先生二十三歲十月子寯生○是歲先生始遊

太學時經己卯之禍士習浮薄見先生擧止有法人多笑之所與相從者惟金河西麟厚一人

而已先生未幾還鄕河西以詩贈別有云夫子嶺之秀李杜文章王趙筆

三年甲申先生二十四歲

四年乙酉先生二十五歲

五年丙戌先生二十六歲

六年丁亥先生二十七歲秋赴慶尙道鄕解進士試居首

生員第二○十月子寀生○十一月夫人許氏卒

七年戊子先生二十八歲春中進士會試二等

八年己丑先生二十九歲

九年庚寅先生三十歲 聘夫人權氏奉事礩之女

十年辛卯先生三十一歲 六月側室子寂生

十一年壬辰先生三十二歲○先生自中司馬試無意擧業兄大憲公白母夫人勸之赴擧是年文科別擧初試居第二自京還鄕宿路邊村舍夜中遇盜同行驚遑失措而先生凝然不動

十二年癸巳先生三十三歲 遊泮宮流輩多歆服 秋下鄕道經驪州見慕齋金先生是行隨權忠定公橃同行慕齋名安國時罷官居驪州梨湖村先生晩年自言見慕齋始聞正人君子之論 赴慶尚道鄕擧居第一

十三年甲午先生三十四歲 三月及第出身四月選補承

文院權知副正字薦授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郎遞還爲承文院副正字（先是先生外舅權礩乃正言權礩兄礩以己卯士類與安處謙之獄被罪死礩亦坐廢至是諫官承權臣風旨以爲其礩女壻不可爲史官其薦之者亦非 啓請推藝文館官而遞先生史職於是論說紛然一館皆坐罷而先生遂遞金安老有田庄在榮川郡乃夫人許氏鄉也安老以同鄉之故願見先生先生不往見由是銜之嗾臺諫論之云）六月陞正字○七月乞假下鄉省親○十月陞著作還朝（迭試文臣耆英會圖排律十韻先生居首）十二月陞務功郎博士

十四年乙未（先生三十五歲）六月差護送官送倭奴于東萊（過驪州與牧使李純遊神勒寺有詩云問發可能探理窟談仙直欲謝時流先生自註云公註

皇極內篇積功二十餘年而始就是日論內篇及參同契修煉之法○是行取道鄉邑省大夫人而去

十五年丙申 先生三十六歲 三月授宣務郎○六月陞成均館典籍兼中學教授○七月乞假省親○九月拜戶曹佐郎

十六年丁酉 先生三十七歲 四月授宣教郎○五月授承訓郎○九月授承議郎○十月丁母夫人朴氏憂 先生自陞六品欲乞外便養而爲當路所沮至是自京奔喪服中柴毀成疾幾至不救 十二月甲子葬朴夫人于溫溪樹谷之原

十七年戊戌 先生三十八歲

十八年己亥先生三十九歲十二月服闋○拜弘文館副修撰是日陞修撰知製 敎兼 經筵檢討官時金安老已死故先生選入玉堂兄大憲公方以舍人兼春秋先生避嫌不帶記事官

十九年庚子先生四十歲正月拜司諫院正言被 召還朝○二月授奉訓郎陞奉直郎○三月兼承文院校檢○四月知製 敎自是通政以下除拜內職例帶拜司憲府持平入對經筵啓曰近日旱氣太甚如避殿減膳撤樂等事雖皆文具而行之當以至誠也若因旱數赦則甚不可古人云數赦則良善受害奸人致喜近者奸細之徒意謂旱極必赦作罪者希望故犯者無忌其弊不小矣 上嘉納移拜刑曹正郎旣而因事罷○九月敍用復拜刑曹正郎兼承文院校理陰

弘文館副校理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〇十月陞校理〇十一月授通善郎

二十年辛丑先生四十一歲三月入對 經筵啓事時牛疫甚先生 啓曰五行志云土生萬物土氣不養則稼穡不成於是有牛禍前冬有地震之變而今癘疫牛疫一時而作古人之言信不誣矣且春方憂旱土脉不潤凶荒之兆已見農事亦可占矣災異疊出莫甚今日願 上更加修省後入侍夕講又啓曰漢明帝時天旱鍾離意上疏諫明帝卽罷營繕曉諭所失於百官應時大雨近有災變而 上憂勤惕慮罪己之辭亦甚懇切而天適雨焉以此見之天人之應其理不爽大抵內實盡誠則其應至矣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凡擧措之事務合人心人心和則災異可去矣

賜暇讀書堂在東湖乃國家儲養人才之地極選文學之士以充之輪番讀書與其選者榮比登瀛焉然被選之人

多設校自逸先生每番必往往必以讀書爲事於南樓左偏起小堂名以文會有逐年書堂冒酬諸作

四月拜司憲府持平○五月拜弘文館修撰○

以咨文點馬赴義州有義州雜詠十二絕陞副校理承催

旨還朝○十月兼 世子侍講院文學○十一月

拜司憲府持平○十二月以病辭除成均館典籍

又拜刑曹正郎

二十一年壬寅先生四十二歲二月拜弘文館副校理兼

如故 三月入侍經席臨文啓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規模東漢光武不尚外戚而及其亡也尊由於外戚之手創業之君親立規模而子孫不能守之以誤國事章帝亦賢君而其時始有外戚專擅之漸凡讀史須看治亂之所由然後有益矣○先生趣尚高潔常有急流勇退之志雖處

榮官非其所樂也是年春在玉堂直廬有憶梅詩云一樹庭梅雪滿枝風塵湖海夢差池玉堂坐對春宵月鴻雁聲中有所思其雅意所在可見拜議政府檢詳仍差 御史下忠清道檢察郡邑救荒能否四月復 命 上引見問救荒形止先生啓曰古云國無三年之畜國非其國今一歲凶歉而公私窘匱如此今年若又失農則救荒之事不能成形矣常時經費撙節蓄儲然後雖有不虞之災而無窘急之患也又啓公州判官印貴孫悖戾貪污不謹荒政請治其罪 上從之送聽齋李先生于南郊時聽齋歸覲慶州五月授通德郎陞舍人兼承文院校勘侍講院文學○八月送聾巖李公賢輔還鄉有送別詩差災傷 御史往江原道有過清平山詩序十二月拜司憲府掌令

二十二年癸卯先生四十三歲二月病辭拜宗親府典籤又拜掌令遷典設司守○六月授朝奉大夫○七月拜成均館司藝兼承文院校勘侍講院弼善○八月授朝散大夫陞司諫院司諫病未拜除司僕寺僉正有送金厚之修撰乞假歸覲詩云我昔與子遊泮宮一言道合欣相得君知處世如虛舟我信散材同樗櫟富貴於我等浮雲偶然得之非吾求秋風蕭蕭吹漢水海山千里君先去

十月拜成均館司成○乞假還鄉省墓○十一月除禮賓寺副正不赴按先生後與曹南溟書云某自少徒有慕古之心緣家貧親老親舊強使之由科第取利祿某當時實無見識輒為所動偶名薦書汩沒塵埃日有不暇他尚何說哉其後病益深又自度無所猷為於世始乃回頭住脚益取古聖賢書而讀之於是惕然覺悟

欲追而改塗易轍以收桑楡之景乞身避位抱負
墳典而來投於故山之中將以益求其所未至庶
幾賴天之靈萬有一得於銖累寸積之餘不至虛
過此一生此某十年以來之忘願而 聖恩合垢
虛名迫人自癸卯至壬子凡三退歸而三 召還
以老病之精力加不專之工程如是而欲望其有
成不亦難乎又鄭惟一撰言行錄云先生本少宦
情又見時事有大幾關自癸卯始決退休之志自
是以後雖屢被 召還常不久於朝云 十二月授奉列大夫
二十三年甲辰先生四十四歲二月以弘文館校理 召
還有讀書堂梅花暮春始開用東坡韻二詩四月除 世子侍講院左
弼善以病不拜除司憲府掌令○六月病辭移拜
成均館直講又拜弘文館校理病遞除宗親府典
籤有奉贈宋圭菴麟壽赴京詩八月拜弘文館應教兼 經筵

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承文院校勘○九月乞假還鄉○十月還朝○十一月 中宗昇遐 朝廷遣使 天朝告訃請謚兩表皆先生所製并書及到 中朝禮部官嘆賞曰表辭甚好書法亦妙使臣還啓其事 命 賜馬

二十四年 仁宗大王元年 乙巳 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差遠接使從事官病不行 有送林士遂赴義州詩 三月病免除內贍寺僉正○四月授奉正大夫移拜軍資監僉正○五月授中訓大夫○六月拜弘文館應教陞典翰兼如故○七月 仁宗昇遐 明廟即位上疏請許倭人乞和 先是庚午歲三浦倭奴作亂殺邊將朝廷遣柳聃年黃衡等討平之遂絕倭不

許納款至是倭人屢乞和朝廷懲前事更却之時
國有大喪人心危懼先生憂其啓釁構禍上疏論
之其略曰往者島夷蛇梁之變不過狗鼠之偷耳
旣殺賊徒而却之又掃留館而逐之國威旣震王
法亦正彼乃迎威服德革心改過俛首而祈哀控
尾而乞憐王道蕩蕩不逆詐不億不信苟以是心
至斯受之而已方今天變見於上人事闕於下大
禍重疊國運艱否此東方何等時也且國家已與
北虜構釁設使南北二虜一時俱發則將何所恃
而能辦此乎閒朝廷絶倭之請心竊惋嘆以爲此
事關吾下社稷之憂係億萬生靈之命顧以臣此
章稟乎 慈殿而博謀在廷之臣折衷而審處之
八月授中直大夫病辭館職除通禮院相禮○九
月除司饔院正又拜弘文館典翰兼如故○十月
李芑啓請削職時權奸用事士禍大起誅竄相繼人皆重足以立右相李芑尤凶險知士論不與欲盡去異己以排制衆口詰闕獨啓近日定罪各適其當但朝士嘗罷者有所未盡李

于啓李滉權勿李湛丁熿請並罷於是先生與丁公熿等數人同日削職朝野駭憤○十二日仁

廟梓宮發引山陵先生不得入班次欲往郊外望哭行禮命還職牒芑庭校理李元祿素重先生爲諫官林百齡芑之黨也亦言於芑曰李某謹拙自守人所共知今若罪此人人必以爲前日被罪者皆誣枉由是芑又詣闕謝前啓不審請還給牒故有是命叙用拜司僕

寺正兼承文院參校○十一月授通訓大夫差迎

接都監郎廳

二十五年丙午明宗大王元年先生四十六歲二月乞假還鄉

葬外舅權公礩○五月病未還朝解職○七月夫

人權氏卒○八月除校書館校理兼承文院校理

○十一月除禮賓寺正皆不赴○築養眞菴于退

溪之東巖(先是構小舍於溫溪之南芝山之北以人稠密頗未幽寂是年始假寓于退溪之下數二里於東巖之旁作小菴名曰養眞溪俗名兔溪先生以退改兔因自號焉)

二十六年丁未(先生四十七歲)七月除安東府使不赴○八月拜弘文館應教兼如故被　召還朝(有台意雪竹歌病中讀史有感書詩)十二月病辭除儀賓府經歷(時國論愈乖兩司弘文館交章請罪鳳城君先生知力不能止以病免)

二十七年戊申(先生四十八歲)正月求外補拜丹陽郡守(先生乞外有深意求青松不得援丹陽有詩云青松白鶴雖無分碧水丹山信有緣○先生治郡誠信慈惻政事清簡吏民皆便之郡地多奇勝如龜潭島潭等處尤佳先生於簿領之假遊陟吟賞蕭然有出塵之趣有續丹陽山水可遊者記及二樂樓花灘等詩)二月聞子寀喪○

八月行釋奠于鄕校○九月受假還鄕省墓○十

月換授豐基郡兄大憲公爲忠淸監司丹在部下依換

二十八年己酉先生四十九歲二月行釋奠于鄕校○寒

食省先塋○四月遊小白山有遊山錄及石崙寺次李白紫極宮有感諸詩

九月以病呈辭狀于監司○十二月上監司書

請白雲洞書院扁額書籍啓聞頒降白雲洞在郡北小白山下竹溪之上乃前朝安文成公裕故居也周世鵬爲郡守始創書院于其處祀文成且爲諸生遊學之所先生以爲東方舊無書院今始創見然教不由於上則恐遂廢墜上書監司請轉聞于 上依宋朝故事頒降書籍宣賜扁額兼給土田臧獲使學者有所依歸監司沈通源以聞于朝於是 賜號曰紹修書院令大提學申光漢作記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書書院之興始此

以病三

辭于監司請解官不待報而歸（行橐蕭然惟書籍數篋而已）

二十九年庚戌（先生五十歲）正月以擅棄任所奪告身二等○二月始卜居于退溪之西（先是得地霞明洞紫霞峯下營室未畢又還于竹洞又以洞狹隘且無溪流乃卜於溪上盖三遷而定居焉）構寒栖菴（堂名靜習讀書其中有詩曰身退安愚分學退憂暮境溪上始定居臨流日有省自是從遊之士日衆）拜聾巖李公于汾川（有和東坡月夜飲杏花下詩）四月鑿光影塘（在寒栖菴前下天光雲影共徘徊之義名）八月聞兄左尹公瀣訃（左尹公曾在憲府論李芑不合爲相至是爲芑所構陷杖流没於道）

三十年辛亥（先生五十一歲）是年先生不仕家居（句次諸人唱酬韻十四首）三月往省安東馬鳴洞先祖塋

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五十一歲○有立春二絶其一云黃卷中間對聖賢虛明一室坐超然梅窻又見春消息莫向瑤琴嘆絶絃 訪聾巖于臨江寺詩有 四月拜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承文院校理被召還朝○五月初八日入侍進講臨文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凡人爲惡之時自以爲此事何害而其惡漸積則終至於大禍古人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皆當服膺乎精一執中之訓一以守之而無雜於私則邪念自爾不能而其所主者一於公一於正而己公私義利之辨願 上省念焉 拜司憲府執義辭不允○六月與同僚上劄論事以病辭拜弘文館副應教○七月陞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時大司成有闕吏曹以大臣意

啓請擇堂下官能文有才行者擬望於是先生首擬超陞○致周愼齋世鵬遊淸凉山錄十一月病辭拜上護軍

三十二年癸丑先生五十三歲四月拜大司成上以學校廢弛下勸學節目令申明舉行先生辭謝乞更擇任師長不許通文四學諭諸生其略曰學校風化之源首善之地士子禮義之宗元氣之寓也國家設學以養士其意甚隆師生之間尤當以禮義相先師嚴生敬各盡其道自今諸生凡日用飲食無不周旋於禮義之中惟務更相飭勵灑濯舊習推入事父兄之心爲出事長上之禮內主忠信外行遜悌以副國家右文興化設學養士之意六月賜學田率諸生上箋謝○七月製進大王大妃還政敎書○以病辭拜副護軍○八月差親試對讀官○九月丙辰景福宮災製進慰

安宗廟祭文〇拜忠武衛上護軍有旨應言進金剛山錄序

十月改訂鄭之雲天命圖之雲字靜而號秋巒作天命圖且有說先生爲之改訂而叙其後略曰滉自筮仕來寓居漢陽之西城門內者前後二十年而尚未與隣居鄭靜而相識往來也一日得所謂天命圖者其圖與說頗有舛訛因人叩靜而求見本圖已而又求見靜而嘗往復思齋三而後肯焉靜而曰向者學於慕齋思齋兩先生門下聞其緖論顧患其性理微妙無所准明試取朱子之說參以諸說作爲一圖捧以質疑於先生請其誤處則曰非積功不可輕議厥後自覺其非而改之者亦多尚未有定本滉曰兩先生所以不輕議者固必有深意在今日吾輩講學如覺有未安處則又安可苟同曲護終不辨其是否也遂引證太極圖及說而指點曰某誤不可不改某剩不可不去某欠不可不補如何靜而皆言下領肯無咈吝之色雖滉言有未當者則必極力辨難要歸之至當而後已焉而又舉湖南士人李恒所論情不可置氣圈中之說以爲集衆長之資

旣數月靜而以所改圖及其附說來示況復相與
參校整完雖未知其果爲無謬與否而自吾輩所
見殆竭其所可及者於是揭諸左右朝夕請之
玩繹庶幾因圖自脩啓發其衷而有少進益云
三十三年甲寅先生五十四歲二月製東宮上梁文○四
月製思政殿上梁文○五月拜刑曹參議○六月
移拜兵曹參議○七月哭周愼齋有挽詞與盧伊齋
守愼書論夙興夜寐箴註解伊齋時謫在珍島註解夙興夜寐箴先生
以書論之略云夙興夜寐箴舊日亦嘗服膺而猶未知體驗之密工程之嚴若此其至也得見註解
分章析句正議素論恆遊肯綮之處而獨刊昭察之原不勝歎服第於其間訓詁數處不無有疑誤
竊擬出而錄在別紙以取正焉書景福宮新修諸殿扁額○跋延
平答問清州新刻答問牧使李公續以書來請故跋其後九月遞拜上護

軍○十月書進思政殿大寶箴○十一月哭洪上舍仁祐先生與人書云此人有學有文處至不祿每深歎惜拜僉知中樞府事○十二月製進重修景福宮記 命賜馬

三十四年乙卯先生五十五歲二月書進康寧殿七月篇○以病三辭解職卽出城買舟東歸是日拜上護軍○除僉知中樞府事 賜食物下 召旨令就醫京師先生上箋謝 恩辭 召命不允五月再召先生既歸李龜壽 啓曰李滉以病還鄉幾一月而 上不知古所謂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殆謂是也滉之爲人有文章操行而恬退山野崇奬此人則可以激勵士風卬後悰 又 啓曰在京則便於尋醫問藥可使之上來於是改授僉知命召先生奉箋陳謝以病乞解職名既而鄭惟吉

又啓曰滉有學術才華一時人才有限如此人者幾何由是再召有旨云惟爾才全文翰德備清謹方欲置於京師以備顧問何以一疾遽退鄉村今觀狀辭及謝箋予心缺然安心調理不計久近來上

祭告家廟以有恩賜故也

六月哭聾巖于其第先生撰狀

行撰先妣貞夫人金氏朴氏墓標先生朴氏出金氏前母也

冬入清凉山踰月而還有遊山諸作

三十五年丙辰先生五十六歲五月拜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教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被召

先是左相尚震與趙士秀在經席同辭請召士秀曰某之爲人可扶頹俗上以御札召之曰惟爾卓越清簡問世文章不貪功名間居村巷嘉其恬退之節常冀返洛之日而識乏求賢不仕于朝予心缺然予雖無尚文之德爾豈好富春之隱斯速上來從仕以副懇求之意又賜食物已

而除副提學又召再上狀辭遞副提學○六月除僉知中樞府事有旨情意激切故勉從丁安心調病○

編次朱子書節要成先生以朱子大全中其書札乃與公卿大夫門人知舊往還問答之辭各隨其材稟高下學問淺深而抑揚導敎尤切於學者顧以篇帙浩穰未易究其旨趣乃撮其尤關於學問而切於受用者名之曰朱子書節要八月會族人祭高曾祖墓于安東○九月九日與溫溪諸親登洛帽峯

○十二月草鄕約是時國有鄕徒之令先生草約因事不果行序朱子書節要

三十六年丁巳先生五十七歲三月作樹谷菴記樹谷先生先塋所在得書堂地于陶山之南有改卜書堂地有感二首再行視陶山南洞等

詩四月遊太紫山尋大方洞○七月啓蒙傳疑成先生自序畧曰理數之學廣博微妙未易研究或出於經緯書必須考論而後見其義類至於隱奧之義有不得不明傳印之謬有不可不正乘除之法又不可不詳或因思有契或考古有證不免隨手劄記以便考閱云云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五十八歲三月築滄浪臺後改名天淵四月遊鰲潭爲禹祭酒倬欲建書院於潭上相其地六月跋魚灌浦江得詩集○閏七月上疏乞致仕　御批不允赴　召入都前此六月領議政沈連源大提學鄭士龍於經席啓請除授京職令監司敦遣先生聞之遂上疏極陳疾病難仕之意畧曰臣雖無識自少講聞事君之道豈不知不俟駕之爲恭哉其所以昔守一隅處羣非積疑之中而不知變者正畏其進大有乖於事君之義也何謂義事之宜也然

則謂愚竊位可謂宜乎病廢尸祿可謂宜乎虛名欺世可謂宜乎知非冒進可謂宜乎不職不退可謂宜乎持此五不宜以立本朝其於爲臣之義何如也伏願察臣迂愚矜臣癃疷仍以前除永退田里補過守病以畢餘生 上御札答之曰今見疏辭備錄前後求退之事至陳五不宜卒執不來雖欲得人致治何能奪其志乎予實寡昧不足與有爲守道守義斷無來輔之意予甚赧然宜知予意 於是先生拳命西行九月晦入都 十月拜成均館大司成 上命召先生諭政院敎曰學校風化之源而頹靡已甚士習所當養正而浮蕩不美是雖予不敏不能鼓舞敎化之所致亦豈不係於師長乎惟爾能文清謹合於敎誨之任故予委於爾矣體予至懷盡心勤誨以振學校以正士習 賜貂皮耳掩先生 啓曰臣病甚前者再爲此任皆不能堪今又受任恐有如前不諶之患 又命賜酒 十一月病辭除上護軍〇十二月

御筆特陞嘉善大夫工曹參判以病辭 不允再

辭三辭皆 不允始拜 命又力辭 不允

三十八年己未 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乞假歸鄉焚黃病未還朝上狀辭職 不允 時先生以焚黃退來不還人或有疑問者先生以書答之曰古人於甚不得已處亦有假他事以爲去就者豈不識於事君而然哉所惡甚於所托故也況某焚黃請告自循法例而病未還朝故因遂乞退斷豈托事不誠如談者之云乎顧人不深考古義而責人太苛耳 五月又辭 不允七月又辭 上勉許遞參判移授同知中樞府事 令本道 賜食物

〇答黃仲擧書論白鹿洞規集解 集解朴松堂英所著有差誤處先生爲之辨釋 作伊山書院記 寫扁額及定院中規約 十二月始編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朱子以後道學之士甚多而記載散出其言論之同異得

失學問之淺深疎密皆不可見學者病焉先生抜朱子書及語類實記史傳一統志等書采摭其言行事跡各以類附焉自南渡迄于元明名曰理學通錄其爲陸學者別爲外集以附其後而學術有所統

一云

三十九年庚申 先生六十歲 正月跋曹南冥遊頭流錄

○十一月答奇高峯書辨四端七情 奇大升明彦以天命圖四端七情分屬理氣離析太甚是理與氣判而爲兩物七情不出於理而四端不乘於氣語意不能無病以書來辨先生答之其畧曰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異名耶來喩所謂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蓋理之與氣本相須而爲體相待以爲用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所就而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別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將非就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原頭本然處言之乎由其所

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惡耳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爲說則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也至於程張諸子不得已有氣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稟生之後則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稱之也故愚妄以爲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既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既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緖也七情之發程子謂之發於中朱子亦謂之各有攸當則固亦兼理氣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脈也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七情本善而易流於惡故其發而

中節者乃謂之和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已不得其正矣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而言之則謂之某爲理某爲氣何不可之有乎大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着心胸高着眼力切勿先以一說爲主虛心平氣徐觀其義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爲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於不相雜乃爲周悉而無偏也今之所辨則異於是喜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從來槩以爲兼理氣有善惡深以分別言之爲不可是則遂以理氣爲一物而無所別矣近世羅整菴倡爲理氣非異物之說至以朱子說爲非是滉尋常未達其指不謂來諭之意亦以之也夫講學而惡分析務合爲一說古人謂之鶻圇呑棗其病不少如此不已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之蔽而墮於認人欲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承示諭卽欲獻愚而猶不敢自以所見爲必是而無疑故久而未發近看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末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得是說

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乃敢粗述區區以請
敎焉明彥又逐條辨論往復數三最後先生答之
曰辨釋義理固當精博傾其所論條緒猥煩辭說
汗漫往往臨時捜採先儒之說以足已闕爲報辨
之說此與舉子入場見題獵故實以對者何異假
使十分是當於身已無一毫貼近只成閒爭競以
犯聖門之大禁況未必眞能是當耶由是不復作
意奉復如前之勇云云其後明彥始悟前見之誤
盡棄其說而從先生作四端七情說云孟子論四
端以爲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夫有是
四端而欲其擴而充之則四端是理之發者是固
然矣程子論七情以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夫以七情之熾而益蕩
而欲其約之以合於中則七情是氣之發者不其
然乎以是而觀之四端七情之分屬理氣自不須
疑云云此非一年事欲見辨論始末歸宿處故並
附于此

陶山書堂成 自是又號陶翁堂凡三間軒曰巖棲齋曰玩樂精舍七間名曰
隴雲先生每至陶山常居玩樂齋左右圖書俯讀
仰思夜以繼日家貧疏糲僅充而攻苦食淡他人

視之疑其不甚而先生裕如也蓋先生於道所見益親所造益深有以自樂而忘外慕故雖處窮約之中而能怡然自得不知老之將至也其後學徒於精舍之西築室以處名曰亦樂取論語自遠方來之義也十二月被 召以 天使將至與宋純林億齡等同召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一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二

四十年辛酉先生六十一歲正月將赴 召適墜馬以病辭既而 天使竟不來遂停 召三月築節友社一日先生自溪上步出陶山訪梅有詩曰花發巖崖春寂寂鳥鳴澗樹水潺潺偶從山後攜童冠閒到山前看考槃李德弘問曰此詩有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先生曰雖畧有此意思推言之太過四月既望泛月濯纓潭兄子寗孫安道門人李德弘從以清風明月分韻賦詩詠前後赤壁賦夜深乃還

十一月作陶山記

四十一年壬戌先生六十二歲三月上巳出陶山乘舟抵青溪臨溪築臺名曰青溪臺○李龜巖楨來謁留數日乃去先生送別于石磵臺七月既望將遊風月潭不果欲繼赤壁

故事與知舊約遊值大雨未果有二絕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六十三歲三月黃錦溪訃至哭之錦溪名俊良字仲舉以文辭名于世晩更有志於此學屢從先生質疑請益往來書尺甚多至是以星州牧使棄官歸卒於道先生甚惜之爲文再遣人祭之其葬也撰行狀九月聞王世子喪出陶山設位行禮十月初四月服盡五日除服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六十四歲閏二月祭高曾祖墓于安東會族人○四月與諸生遊清涼山有遊山諸作九月撰靜庵趙先生行狀○作心無體用辨有宗室鍾城令蓮坊嘗從徐花潭遊至是作心無體用說托金誠質于先生先生辨之略曰以寂感爲體用本於大易以動靜爲體用本於戴記以未發已發爲體用本於子思以性情爲體用本於孟子皆心之體用

也蓋人之一心雖彌六合亘古今貫幽明徹萬古
而其要不出乎此二字故體用之名雖未見於古
聖之書而程朱以來諸儒所以論道論心莫不以
此爲主講論辨析惟恐不明而陳北溪心說尤極
言之何嘗有人說心無體用耶今蓬老之言曰心
固有體用而探其本則無體用也滉聞程子曰心
一而已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今既指其
有體用者爲心則說心已無餘矣又安得別有無
體用之心爲之本而在心之前也又曰動靜者實
理也體用者虛說也道理本無體用而以動靜爲
體用也滉謂道理有動有靜故指其靜者爲體動
者爲用然則道理動靜之實卽道理體用之實又
安得別有一道理無體用者爲之本而在動靜之
先乎又曰體字起於象上用字起於動上動之前
何嘗有用象之前何嘗有體耶又引邵子本無體
之說曰無體則無用可知滉謂體用有二有就道
理而言者如沖漠無眹而萬象森然已具是也有
就事物而言者如舟可行水車可行陸而舟車之
行水行陸是也故朱子答呂子約書曰自形而上
者言之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

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而天下之達道五焉道之用今以舟車之形象為體而以行水行陸為用則離體之象前無體動前無用可也若以沖漠為體則斯體也不在象之前乎以萬象之具於是為用則斷用也不在動之前乎以此觀々蓮老所謂體起於象用起於動只說得形而下事物之體用落在下一邊了實還却形而上沖漠無眹體用一源之妙矣惟其滯見於形象之末故謂象前無體而非邵說以證之殊不知邵子所謂無體者只謂無形體豆非謂無沖漠之體也認體既不得該徧則認用之不待該徧不待言而可見矣嗚呼沖漠無朕者在乾坤則為無極太極之體而萬象已具在人心則為至虛至靜之體而為用畢備其在事物也則即為發見流行之用而隨時隨處無不在故程夫子既說體用一源而又必有顯微無間之云也夫以體用二字活說死法元無不該妙不可窮如此以此揆之豈可徒以體字起於象上而象之前未嘗有體乎豈可便謂用字起於動上而動之前無用乎豈可以太極

爲聖人之所强名而謂之爲無體用乎說人心莫知其鄕孟子只謂心之間流變化神明不則之妙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知此正是說此心之用發見於事物之間者苟以爲心無體用則不知於此向從而有此用乎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六十五歲四月上狀請解同知中樞府事職名 從之傳曰予嘗待卿虛位多年而强求退間此予待賢之誠不足而然也但以卿意深切故勉從仍命本道賜食物○有蒙 恩許退八絕聞 文定王后喪哭臨成服○書敬齋箴圖白鹿洞規圖名堂室語揭諸玩樂齋壁上○八月與諸生講啓蒙○改定景賢錄按龜巖李公識巳楨曾得寒暄先生家範及行狀議得等書編爲一錄而聞見淺狹踈漏太甚謹以所疑禀質于退溪先生 先生幷取金義興立鄭秀才崑壽等所錄參

許爲定本云此景賢錄改定始末故附見焉 十二月以 特命召 傳曰予以不敏之好賢之誠自前累 召而每辭以老病予心不寧卿其體予至懷斯速上來且許乘馹

復拜同知中樞府事

四十五年丙寅 先生六十六歲 正月 召命至西行至榮川以病辭進次豐基待 命不准 辭有 旨觀卿辭狀予心缺然宜勿辭善調上來毋負累召之誠且 命一路各邑護遣令內醫賫藥問病 再辭自豐基抵 醴泉又上狀乞 賜骸 不允陞拜資憲大夫工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又辭 先生聞陞職自醴泉入鶴駕山廣興寺三月又上狀云臣往在戊午還朝爲成均長官身病已極二三朔間仕日不滿四五反有陞拆之 命爲本曹參判遷急兩朔僅仕三日寸無餘力可望報効蹭蹬退歸今乃無故遽陞自古以來安有此事伏乞 聖慈

特垂矜察 賜臣骸骨因依去年四月二十日遞
臣同知指揮置臣無職之地庶少延保畢義歸盡

不允促 召 先生旣上辭狀自廣興移到鳳停寺 又上狀云新授職秩揆以義分負歷
一無可受之理留連待命猶有希覬 叨進之意臣罪尤重遂自鳳停還家 兼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經筵
春秋館事○四月遞拜知中樞府事又下 旨召
辭狀未至而文衡之命又下旣而 上見狀以 先生無起意 召大臣議之大臣對以六卿不可
久曠大提學辭命所出尤不可曠職宜姑遞 上 從之因 命授間官拜樞府且下 旨令安心調
理待病 差上來 七月上狀辭免資憲加及知中樞職名乞
以前職致仕 不許 命待病差上來 上於先 生佇待甚
切先生屢辭不至而 聖意猶勤以招賢不至歎 爲題令讀書堂儒臣各製近體一首以進又畫先

生所居陶山令瓏城君宋寅書陶山記
及雜詠於其上爲屛風張諸卧內云 十月撰晦
齋李先生行狀且校正文集○作心經後論 先生於心
經尊尙尤至以爲不下於四子近思錄黃錦溪後
良嘗以書譏斥其書有曰眞西山華而不實篁墩
溪蔓而不切黃慈溪所見比二子尤下程篁墩見
處不明擇焉不精欲先生更加刪定先生答書力
辨其非是至是又作此論所以闡心學之淵源闢
異端之榛荊者旣皆深切著明而於草廬篁墩諸
子之說實爲之毫分縷析兼亦不沒其所長使正
學路脉煥然復明而不遠於他岐其爲後世慮至
矣先生又嘗患中國學術之差白沙陽明諸說盛
行於世程朱相傳之統日就湮晦未嘗不深憂隱
歎乃於白沙詩敎陽明傳習錄 與柳仁仲書論續蒙求
等書皆有論辨以正其失云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 先生六十七歲 二月復 召 時嘉靖皇帝崩新
皇帝卽位一詔使將至大臣李浚慶等啓請
召聚文學之士以備酬應由是 召命又下 五月

有 旨趣行○六月赴 召入都○ 明宗昇遐先生入城三日以病未及肅拜而聞變以爲紗帽黑角帶詣闕哭臨七月爲 大行王行狀修撰廳堂上撰行狀○拜禮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辭 不允再辭 不允○八月以病免即東歸○九月製進 大行王挽詞誌排律二十韻有序畧云六月二十五日臣入都二十六日始聞 上違豫二十七日大漸二十八日 宮車晏駕臣在途加病未及拜 命而遭大變擧號隕絶五內摧潰加以奔走於 詔使之來勞傷暍疾頓至深劇會有春官之 命不能一日供職而辭遞自以前朝病退之臣當 嗣王新政之初又負 恩命知此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若復因循不去而死於尸竊之中則數十年苦乞辭退之義安在而致仕請骸皆不可得焉乘遞職之隙而抽身以歸識迫於不得已也臣在都中已聞

今辜臣名釁進號詞臣病患昏罔謬稱來就迨免塡壑之日情不自抑僅得成篇附入諸冒呈于都監竟臣以未竟山陵而歸方得罷時論不知其能無退部否也其詩有命官官失守言辱祿仍奢吉義當遺去今情有竣詞義情難並處今古奈孫何之句

十八日在龍壽寺

以十九日 大行發引不安於在家故也

答奇明彥書 先生退歸在山陵未畢之前

時議紛紜奇明彥以書來問先生答之畧曰因山參從鑾衛載臨百僚追攀普展哀慟病臣無路來依吉寺適得來書責以古義羞死何言某之爲人不亦異乎某之處身實亦難矣何也大愚也劇病也虛名也 誤恩也以大愚而欲實虛名則爲妄以劇病而欲承 誤恩則爲無恥夫挾無恥以作妄行妄作於德不祥於人非吉於 國有害某之不樂仕常退身豈有他哉古之君子明於進退之分者一事不放過小失官守則必奉身而亟去彼其愛君之情必有所大不忍者然不以此而廢其去者豈不以致身之地義有所不行則必退其身然後可以循其義當此之時雖有大不忍之情不得

不厭於義所擇也適同皆不言而相符不同者千言而不踰身居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不知公意於此二者何是何非何取何舍毋惜有以厚敎之云云十月除龍驤衛大護軍兼同知經筵春秋館事破石有 旨國家治亂在於君德君德成就在於尊賢講學勤御經筵日接賢士使心智高明然後可以見其賢邪矣合侍經筵者遠則宜令近之俾侍經席可卜卿之下去適在皇皇同極之中未及察之新政之初淹滯之人皆可擢用況賢宰相手卿其參馳斯速上來大司諫睦詹啓李滉學問誠博工夫敎篤宜下書徵之置之經席必有輔導 聖學之功因此有 召命拜同知中樞府事兼如故

○上辭狀請傳 召命遞講職仍依禮致仕○拜知中樞府事兼如故又以 敎書特 召許曄啓曰自古帝王得賢師爲學然後事業起今李滉有病而歸 上若致敬盡禮欲以爲師則可至矣 上從

之於是先生與曹植李恒同以 教書并 召既
而又以日寒不任就途令勿拘遲速待時日溫和
從容上來十二月有 旨趣行以 天使將至應接爲急故也
二年令上元年戊辰先生六十八歲正月上疏乞免申乞致
仕許上狀辭 召命疏畧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尊賢任士爲急務然
其所謂賢士必皆正得其人而眞取其實苟或徒
有好賢之志樂善之誠而不思知人之爲難不問
人器之如何不才不德之人謬加以招延之勤虛
名欺世之士遂被之尊賢之儀則擧枉錯直而篤
民不服賢愚混淆而 國政日紊臣竊 先朝累被
召命之下若前之三 召也皆實許其品別無嫌
疑則臣聞 命卽行未嘗有遲疑不進之時矣惟
其後之兩 召也或將陞秩而擬重責或已陞秩
而授重任臣以區區之危懇不得不極力辭免況
去年入都遭變罔極賤疾遂劇不能供職其於匪
躬之地義既不展則獨有退身一義的然明甚是
以 山陵在前不能少待率爾徑歸其亦理極義

變出於迫不得已也而一時物情固所感憤或以
爲好名或以爲佯病或化於山禽或斥爲異端是
則臣爲臣失道獲罪時賢大矣更將何道可以當
聖眷而爲時用乎伏願寬虞人不至之誅考先王
退人之禮收還誤下之綸言因罷召命陞崇
而申擧致仕之盛典許臣乞骸之請云云
政大夫拜議政府右贊成有旨趣行先生旣上疏未達
上又諭大臣曰李滉爲軍職尊賢之道有所未足
可特授贊成更諭上來遂有是除及疏入上以
御批答之曰觀卿疏中之辭讓讓過矣卿以累朝
舊臣德行之高學問之正雖閭巷之人孰不知之
予亦聞爲久矣卿在先朝累被召赴至於去
年又至都下奄遇罔極之變遽卽還歸是必以新
政之無道尊賢之不誠故也予之悔恨其可勝言
古之人君雖明聖必求賢爲師而況予自少不受
嚴師之敎遽承艱大之業慈敎亦曰予無知識
況在煢疚之中我何敎導乎當如李滉則可也常
望卿之上來慈意如是之勤而卿不肯來無乃
卿未之思乎當今朝廷雖多宿德之人予之望卿

亦如星斗卿須不以進退爲嫌而三月又上疏辭
上來急疾晝途以輔予過末之質
新陞職名乞以前職致仕 不許再下 教書趣
行又辭疏畧曰臣自前年十月至今年二月之終凡七被 聖旨皆緣 召除之故臣極知
無狀不足以塞厚望應 明旨故每一命下輒
露丹悃伏啓疏陳乞 賜罷免而誠未上格 命
音尚闕蓋天下人才之品有大有小大者不可以
爲小小者不可以爲大先王知其然故爵命之加
各隨其才品大以處大小以處小未嘗越分而僭
授豈惟人君之用人如此其臣之進爲世用者莫
不自度其能否而就之故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也臣以至愚極陋之資抱長年沉痼之疾歸農
食力欲以守素分而免吏議不意因此而賭得虛
名致 令 聖朝誤恩屢加在臣則方辭本職而退
伏朝命則因其所辭而擢陞臣又力辭其所陞而
朝復因陞而又陞以言乎勞績則無一毫之有著
而以言乎職秩則巍然六卿之列矣此乃古今天
下絕無之事而爲臣之大慼俯仰愧懔無如之何

也今 龍飛九五萬物咸覩好賢樂善出於至誠
乃有滯見之臣視擧臣名李張而論薦之以誤御
席求賢之美意所以 召臣與 命臣者眷眷 陛
重皆非臣所敢承當臣方且陳疏自劾覬蒙 恩
免而其疏未達之頃又有特陞資成之 命則視臣曾
今之辭之意其輕重大小能堪與否何如也伏願
由賜軫恤渙發 德音已曾冒受職秩雖不敢遽
望并遞見今新 授崇品之秩貳公之職與兼帶
經筵 亟令還收 成命因以前職秩許其致仕
上不許更以 敎書懇諭且下各道監司令於水
陸一路以輿馬舟船 護送先生又上狀力辭崇品
時 天使回程後頒 賜諸臣段香等物先生亦與
焉以爲此乃 朝廷祇奉 皇恩嘉與同朝共之臣
未拜資成之 命稱官 賜物冒濫祇受又身伏
遠外 天使來 還一無効勞不敢
同諸臣得受 賜物幷辭不受

五月遞資成以判中樞府事 召

先生既力辭新 命朝廷知不可强起有於經席請降授知中樞府事又以至誠 召之則宜無不至於是遞資成爲判中樞府事下 旨曰予以眇躬生長民間入

承大統臨御以來罔知攸措思聚賢德之士以輔
不逮卿雅性沖澹存履純明居閒守靜潛心儒者
之學蓋亦眞積而力久其於義理性命之奧格致
誠正之要必有脫然釋悟而超然造詣者置之經
席之 上觀儀度而聽議論足以去予之惛愚長予
之心智累次徵召皆出至誠而竟無起意予甚訝
然須日授卿右贊成之職者乃予慕卿之深望卿
之重而實循乎僉曰之公也卿反以此爲嫌而還
辭尤力是予所以褒卿者適足以沮卿已命遞欲
矣卿復何嫌昔 先王眷寵卿而優異之者可謂
至矣諸葛武侯有言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
下卿罔不忍忘 先王而棄予也卿其念之不可
安安而居遲
遲而來也

六月承 命西行在途連上狀更辭

崇品乞一併改正 不允 先生得遞職之 一 命郞 上狀以謝曰一員貳之職
俯從微悃特 命遞改 聖眷至此何以圖報臣
嘗扶鬼前進以謝 恩命簪一品職秩終無冒受
之理冀俯改正以訖 洪造云云既行延聞慶得
上狀辭崇品到忠州又上狀力辭 上皆不許以

狀中有在途病發之語 命遣內醫馳視七月丙寅入都都人相傳稱之曰李貳相至矣辛未詣闕拜 命以赴 召稽延待罪 傳曰勿待罪今予得卿此 賚國家之福也又 啓請改正崇品 不許壬申入對思政殿又面陳力辭 不許〇八月兼弘文館提學辭 不允故事知 經筵只入朝講正言吳健啓李滉上來不易勿循例接見雖晝夕講 命召講論則必有益矣 從之先生以爲視外之事非所敢安并辭 上慰諭不許癸未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〇上疏陳六條一曰重繼統以全仁孝

主上以王室至親入承大統凡所以繼志述事者莫非出於至誠其於仁孝之道不患其不致隆也然心難持於盤水善難保於風燭異時耳目之豪嚴雜陳愛憎之妖惑並進日久月深事玩情狃所

以承　宗廟奉長樂者動有違慢馴致於褻其所
當隆隆　其所當殺安保其必無乎此古來入繼之
君所以多得罪於彝敎而今日之所且戒者也二
曰杜讒間以親兩宮孝慈之道出於天性其倫至
重其情最切宜無有不盡者而或至於孝道有缺
慈天亦屬恒人固有不忘而帝王之家此患尤多
其故何哉服侍左右便嬖給事者無非宦寺與婦
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邪狡猾挾奸懷私喜亂樂
禍分勢角立爭多較少情狀萬端一或傾耳而聽
信則自陷於不孝而陷親於不慈必矣又今日
殿下之事親所謂以義而隆恩以變而處常斯二
者之際實小人女子之所伺隙而造釁者也況宮
闈之間宿奸老蠹猶未盡去不但如羸豕之躑躅
而已伏願　殿下監大易家人之義法小學明倫
之訓嚴於自治而謹於正家篤於事親而盡於子
職安左右近習之人洞然皆知兩宮至情莫重於
孝慈而吾輩讒間無以得行於其間自然無陰邪
問亂之患而孝道無闕又推此心以致孝敬於
恭懿殿道隆繼繼仁至義盡而三宮懽洽萬福畢
臻矣三曰敦　聖學以立治本帝王之學心法之

要淵源於大舜之命禹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然舜之此言但道其危微而不及其危微之故但教以精一而不示以精一之法後之人雖欲據此而眞知實踐乎道殆亦難矣其後列聖相承至孔氏而其法大備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是也臣請先以致知一事言之自吾之性情形色日用彝倫之近以至於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多莫不有至實之理至當之則存焉卽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故學之不可以不博問之不可以不審思之不可以不愼辨之不可以　不明四者致知之目也而四者之中愼思爲尤重　殿下既已啓其始而發其端矣臣請因其積累之功至於歲月之久功力之深而一朝有豁然貫通處則始知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眞是眞然而不迷於危微不眩於精一而中可執此之謂眞知也臣請復以力行之事言之誠意必審於幾微而無一毫之不實正心必察於動靜而無一事之不正修身則勿陷於一辟齊家則毋狃於一偏戒懼而謹獨强志而不息數者力行之目也願　殿下隨時隨處念念提撕件件就業禺罴[?]

衆欲洒滌於靈臺五常百行磨礱乎至善食息酬酢而涵泳乎義理懲窒遷改而懋勉乎誠一廣大高明不離於禮法參贊經綸皆原於屋漏如是積眞之多歷時之久自然義精仁熟欲罷不能而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中和之域矣四曰明道術以正人心唐虞三代之盛道術大明而無他岐之惑故人心得正而治化易洽也周衰以後道術不明而邪慝並興故人心不正治之而不治化之而難化也何謂道術出於天命而行於彝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故臣愚必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者爲新政之獻焉然其明之之事亦有本末先後緩急之施本乎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而行乎民生日用彝倫之教者本也追蹤乎法制襲美乎文物依放比較者末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後而緩也臣伏見東方異端之害佛氏爲甚老莊之虛誕或有耽尚而侮聖蔑禮之風間作管商之術業幸無傳述而計功謀利之弊猶錮鄕原亂德之習濫觴於末流之媚世俗學迷方之患燎原於舉子之逐名而况名途宦路乘機抵巇反側欺負之徒亦安可謂盡無也以此觀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設若

不幸而 主上向道之心少不如初則凡此數等
之人必有雜然並進百端共鑽一爲所中便與之
俱化於彼矣伏願 殿下執志如金石貫始終而
毋諭明道如日月廓氛陰而罔下常久不已則待
與之士自新之民皆升于大猷向之羣邪雜慝亦
將受變於神化之不暇矣五曰推腹心以通耳目
人主者一國之元首也而大臣腹心也臺諫耳目
也三者相待而相成古之人君有不信任大臣不
聽用臺諫者譬如人自決其腹心自塗其耳目國
無元首獨成人之理其或有信任大臣而不由其
道其求之也不求其能匡濟輔弼之賢而惟求其
阿諛順旨者以謀遂其私所得非姦邪亂政之人
則必兇賊擅權之夫君以此人爲濟欲之腹心臣
以此君爲濟欲之元首上下相蒙締結牢固人莫
能間由是忠賢盡逐國內空虛而耳目之司皆爲
當路之私人矣則所謂耳目者非元首之耳目也
乃當路之耳目也於是憑耳目而鼓勢煽焰以黨
助權臣之惡由腹心而積奸稔禍以畜成暗主之
慝後然自以爲各得所欲而不知元首之鴆毒發
於腹心腹心之蛇蝎起於耳目也皐陶之歌曰元

首叢脞哉殿肱惰哉萬事墮哉言萬事之墮責在
元首也宋臣王介之言曰宰相而承宮禁意向給
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言邪徑之爲
害也至呂公弼之諫仁宗則曰股肱耳目必相爲
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故臣以爲不由邪徑而能
相爲用至善之道也六曰議修省以承天愛 殿
下握寶衡極一期于玆而乾文屢變時孽並作和
氣不應兩麥全耗水災之慘振古所無風雹蝗螟
衆異畢見此乃天 心仁愛 殿下之深而盛警
殿下之至也伏願 殿下推事親之心以盡事天
之道無事而不修省無時而不恐懼聖躬雖未
有過失而心術隱微之間疵病山積不可以不淨
盖宮禁雖本有家法而戚屬幽陰之類納謁霧集
不可以不畏防聽諫雖如轉圜之美有時乎以私
而罪非在所當改樂善雖如好色之誠或至於以
虛而強求在所當審爵賞毋濫使無功者幸得而
有功者解體赦宥毋數使爲惡者獲免而爲善者
受害尚節義勵廉恥以壯名敎之防衛者不可踈
崇儉約禁奢後以裕公私之財力者不可緩 祖
宗之成憲舊章積久而生弊者雖不可不稍變通

竝或并與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紛更之必致[illegible]
搢紳之嫉正忌異門釁而生事者固不可不預[illegible]
靜竝或自棄於賢傳善類而互相排擊之必見[illegible]
傷專倚於守舊循常之臣則有妨於奮興至治偏
任於新進喜事之人則亦至於排生亂階抑京[illegible]
胥儇狼噬納使而猶不足盜空府庫鎭誧師將虎
吞軍卒而猶不饜毒遍齊族饑荒已劇而距救無棄
恐羣盜之大起邊圉卒虛而南北有釁憂小醜之
捽入凡若此類臣不敢救藥雖 殿下深知一天所
以仁愛已者不徒並也內而自反於身心者一於
敬而無作輟外而修行於政治者一於誠而無假
飾不並臣恐否泰相極禍亂相承數百年昇平之
宗國事之可憂將 日倍於今時之弊而天心之仁
憂 殿下者反爲 殿下之自棄也 御批予蘊
疏章卿之道德實之古人亦鮮其倫凡此六條眞
千古之格言乃當今之急務予雖眇末敢不服膺
以人病在告辭本職及兼帶大提學仍乞崇政加依
顧改正 不允遣醫問疾連辭 不許辛丑詣闕

又力辭大提學三啓 不允翌日又固辭不已

許之 初大提學朴淳啓曰大提學提學雖同是館閣之職提學之任不如大提學之重也今臣爲主文而李滉爲提學高年碩儒反居小任而後進初學之士乃處重地朝廷用人顚倒莫甚請遞其任以授之 上議于大臣皆以淳言爲然於是 命與淳相換而先生爲大提學淳爲提學先生遂以老病不堪連日力辭得請 癸卯還授判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 遞大提故改下批 九月朔以獻官行祭于

康陵 明宗陵 己酉入侍夕講 啓事 時有籍軍之舉先生啓曰經山陵又經 天使歲且未黔籍軍非時也仍於擇前出劃展讀大意以爲搜兵補闕在所當急但共年以來 國恤山陵鉅役連仍八 天使踵至民生困弊今年又有風旱之災飛蝗蔽天四方憂災恤荒之報相繼不絕國家未嘗發一號出一政以之救民之計方且家搜戶括責驅侵督急於星火所

本寧不動搖臣愚以爲不如姑停以待年登民息
而後爲之於義爲得又言古之聖王使宮中之事
外廷無不預知宦官宮妾皆領於冢宰諸葛亮告
後主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以昭平明之治不可偏私使內外異法亦此意也
若以爲內間之事非外廷所得知則甚不可也因
別錄孝子上孝宗封事中一段自古先聖王兢兢
業業止遺風餘烈猶可爲後世法程之語以進時
有老宮人石尚宮者自　先朝頗有交通干預之
罪爲臺諫所論故先生及
之　上皆納之命停軍籍壬子入侍夕講進講程子
四箴講畢進　啓曰四箴在顏子問爲仁章孔門
許多弟子訓仁處甚多而惟顏子得聞此朱
子以爲聖門相授心法切要之言也因出御
記展讀　上曰此眞格言當置左右日警焉乙卯
入侍朝講因講論語集註至學易則明乎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先生推衍其義
進　啓曰六十四卦易理皆具姑以乾卦言之初
爻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在下卦之上故

不以龍取象只言警戒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位已亢亢極故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有亢龍有悔之象人君若以崇高自處簡賢自聖獨智馭世無下下之意則應此象而有窮之災也必須謙虛訪問同德相濟乃免亢龍之災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人君而知此則可以無大過矣又曰今此進講乃聖賢格言然徒知音義句讀而無自得之實則無益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釋之者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盡通諸經而無心得之實則昏而無得思之於心而不能習熟則殆而不安延平李子曰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存心省察習於其事然後所知爲實得此乃眞學問也

庚申入侍晝講先生以前日所啓亢龍有悔之意猶有未盡又別爲劄記講罷進讀 上曰警戒之言予當日以爲戒有仲士類者公主之子不孝於其父臺諫方論 啓請罪先生啓曰近日臺諫所論或涉於內或係於私者則不肯 聽許一事如此

二事如此積之不已至於和勝滅公則亂亡之兆
由此而成矣綱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梁奠安生民
之柱石臺諫以此爭論而不從則柱石棟梁毀矣
又 啓曰臣無狀文翰之任史局之重皆不堪任
惟庶幾出入經席而冬日寒嚴亦將難堪不爲
國事徒食國祿如市井之人見利而不顧廉耻
朝廷召臣以士大夫而臣以市井自處於義果何
如也因乞退甚懇 上不許曰上下方倚卿此何
言耶時 聖意傾嚮先生甚切先生亦知無不言
自學問勸講之外政有得失輒隨事論列雖係宮
禁戚屬亦皆爲 上言之 上亦虛心嘉納至有
言聽計從之歎然而先生猶以老病曠職每有
乞退之志士大夫以去留卜世道汚隆惟恐去國
之速而不得盡行其學是日臺諫所論省蒙允
先生進 啓爲實錄撰集都廳堂上以總裁官洪遲啓暹斯
之力也
文宿儒論議筆削之丙寅詣闕乞退 不允曰傳學
際不可無此人故也
若解職誰與爲國冬月未免疾病則雖全廢丁卯
仕有何未安願勿辭且 命明日又諭入侍

入侍夕講 上問曰須者朝議欲追贈道光祖其人學問行事如何 啓曰光祖天稟秀出早有志於性理之學居家孝友 中廟求治如渴將興三代之治光祖亦以爲不世之遇與金淨金湜奇遵韓忠等相與協力同心大有更張設立條法以小學爲教人之方且欲擧行呂氏鄕約四方風動若久不廢治道不難行也但當時年少之輩急於致治不無欲速之弊甚至之見擯者失職怏怏百計伺隙構成罔極之讒一時士類或竄或死餘禍蔓延至今士林之間有志學行者惡之者輒指爲己卯之類人心孰不畏禍士風大污名儒不出職此故也 上曰須者弘文館議追削南袞官爵此亦何如也 啓曰己卯之禍標正由南袞沈貞之奸而終爲 中廟之累可謂罪通于天矣 上意以 先朝大臣追削爲未安意甚忠厚然罷論所 啓乃彰善癉惡之事褒 贈光祖追罪南袞別是非分明也 上命收議於大臣令弘文館兩司政院各陳袞罪狀遂奪南袞官爵 十月朔陪祭纂義殿禋殿明宗

己卯入侍晝講

戊子入侍

夕講知啓曰近來日食又有冬雷之變先王遇災
懼側身修德不可只行文具而感動上天
也詩言敬天之道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毋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天卽理也天理流
行無時不然人欲少間則非所以敬天也中庸亦
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孟子曰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之道只在於存養心性
而已宋張横渠所作西銘說此理甚分明因事親
之道以明事天之道推其極則乃聖人地位之事
而下學工夫亦無不兼盡知此然後敬天之道不
待假飾於外而可做 眞實工夫矣因請講小學畢
後先講西銘從之又 啓曰董仲舒有言人君正
一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萬民以至於四方遠近莫不
於正而無邪氣干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夫上自人君之
心下至朝廷百官萬民無不正則有何邪氣之干
乎故人君莫先於正心而其中有許多工夫節
目若只改一二末事而欲無災則不可得矣 庚
子入侍夕講講董生行 啓曰和氣致祥故有所感動則往往祥瑞應之然貴在德不

在祥苟無其德又何貴於祥也十一月戊申入侍夕講是日畢講小學先生啓日小學大學爲聖學之始終當溫故而知新小學今雖畢講亦常留念可也古語有之爲學工夫不患其不能進前而患不能退步退步云者非謂退而不爲也舊日所學常念不忘之謂也溫故之功深至則知新之功亦不出於此矣癸丑入弘文館校正西銘講時將西銘大臣請令先生進讀先生辭以衰病氣之語聲低微不足以啓發宸聽大臣更請與節員同會校正然後進講故承命而往又爲西銘考證以備參攷庚申病告辭職命給假遣醫問疾賜食物已又遣內醫問疾○十二月拜告三告辭不准辭庚寅上聖學十圖幷劄子一太極圖二西銘圖三小學圖四大學圖五白鹿洞規圖六心統性情圖七仁說圖八心學圖九敬齋箴圖十夙興夜寐箴圖上以爲甚切於爲學命作屏帖以入戊戌出謝又辭職不許

三年己巳（先生六十九歲）正月庚戌除吏曹判書不拜以病三辭 許免復拜判中樞府事甲子詣闕謝恩仍乞放歸田里 不許是日 文昭殿之議起

初 世宗倣漢原廟之制立 文昭殿以奉四親及 太祖神主藏主於後寢同堂異室以西爲上四時有事則祫享於前殿 太祖居中南向高曾祖禰四廟列於東西略如昭穆之制 成宗追崇德宗以 睿宗已祔 文昭祔 德宗於別殿號曰延恩及 仁廟薨 明廟卽位時議以爲宗祔則 世祖當祧而於 明廟親未盡不祧則過五室非 世宗之意於是祔 仁宗於延恩時李芑尹元衡等當國主論人皆痛憤至是大臣李浚慶等建議 仁廟賓天之後當時諸臣不顧禮義率意穿鑿不祔 文昭奉諸別廟物議憤鬱 明以此一事足以感傷天地之和羣議以爲當於廟祔廟之時應入 文昭云此事義理甚明但仁廟與 明廟雖當爲一世位數稍加 文昭舊

殿稍增間架然後可以奉安臣等與禮官請先奉
審本殿形止預爲修繕從之○時河東郡夫人
將喪畢返魂欲就私第立廟命二品以上議先
生獻議曰追崇諸事當於國恤三年外一依宋
朝濮秀二王故事矣惟
家廟不可不及今造成二月朔陪祭 慕義殿已
卯入春秋館史館與諸宰出 世宗實錄考 文
昭殿儀軌詣政院上廟圖及劄子劄曰竊以 文昭殿卽漢之原
廟其爲制則後寢五間以奉高曾祖考與 太祖
五位之神前殿三間大祭則合享于此 太祖居
北南向昭二位在東西向穆二位在西東向此當
初所定之制也而其間有兄弟繼立則同昭穆共一
位之法見於五禮儀宗廟圖說然不可以同一室
升一坐故當依賀循七室加一之議與宋史同一位
異坐之文如 仁宗與 明宗同昭穆也 仁
宗祔時 世祖於 明宗亦爲 高祖不祧故室
與位數自室於加一爲六矣如是則當於本寢本
殿內議處變禮之宜可爾安得曲生異議別入他

廟乎人神鬱抑二十有餘歲況彼時明廟聖上有曰 仁宗後日自當祔入見於承政院日記可見 明宗遺意本如此率今聖上繼述已俞同祔之請可以正典禮之失慰神人之望矣然其同祔之際節日之詳必須熟講而審處之且以後寢室數言之 世祖於今親盡當祧而虛其室 後宗進居于此其下以次而陞 仁宗來祔第五室又有 明宗一位如前成六而無室可入故今擬就其東偏依 宗廟增室故事新立一間以奉安明宗神位正合古人不以室數限三數之義此即後寢六間圖所明之說也至於前殿三間尊爲合享諸位而設其制南北短而隘東西長而闊從前設位自北而南恰設五位外更無餘地今加一位實爲難處倘若以此爲患欲更制六作以展其地則析開殿屋事甚非輕鉅材難得功役不易祔廟前恐未及成也臣伏聞古之合享皆太祖東向以南北分左右昭穆之列自西而東此萬世所當法也今茲南向之位隘得難行如此不如一因時處宜以古祫之制通今祫之礙舉而行之無一不可臣既爲殿圖於前以見南向難行之故繼以朱子周祫

九圖宋祫一圖以明祫必 東向之意終復爲廟圖以表東向得禮之懿伏願 殿下接圖據禮擇以義理只乾殿內韓北從西 太祖西壁東向睿宗 中宗在南北向成宗 仁宗 明宗在北南向 世祖今雖祧出仍虛其位而 成宗依舊與 中宗相對不敢進居 世祖之虛位此朱子祫圖武王不敢對文王之說也如是則可免拆改殿臺之撓而又無地藍難行之患其於奉先之道允爲便 當劉入 上命引見詳問其說先生數對如劉意 命下六臣禮官議之先生既退又上古廟圖既而大臣 禮官會議以爲 殿內享祀儀貌不純用古禮乃 世宗孝思無寮以俾晨夕事生之敬位置向背規制己定百兩十年常行之制一朝改易事體未變於是議將不行先生又 啓曰臣非不知原廟爲俗禮然俗禮之中有一段難行處變通以從古禮之懿以 祖宗聰明正直與天合德之靈豈不論 其義以爲 乙未入侍朝講已非禮而不安其享乎 不允亥詣宣仁門外上劄乞退 不許壬寅辭上劄乞

退 不許○除議政府右贊成不拜詣闕外上劄力辭 許遞○三月丙午又詣闕乞并遞兼帶職名致仕歸田 不許 至是先生去意已決連日詣闕力辭時 上將親祭慕義殿 政院恐先生遂去啓請祭後引見而送 上命注書俞大脩諭 旨 拜判中樞府事○戊申詣闕謝 恩入對夜對廳乞退 許之

上引見先生急留再三先生乞退益懇 上曰卿今歸矣無乃有所欲言者乎對曰古人云憂治世而危明主蓋明主有絕人之資治世無可憂之防有絕人之資則以獨智馭世而有輕忽羣下之心無可憂之防則驕侈之心必生此其可懼者也今世雖似治平然南北有釁生民困悴府庫空虛將至於國非其國猝有事變則不無土崩瓦解之勢不可謂無可憂之防也 聖質高明經席之上通貫文義羣臣才智不足以滿 聖意故論議處事之間不無獨智馭世之漸識者預以爲慮臣前日

所上乾卦飛龍在天之上又有亢龍有悔之言是
飛龍在天乃人主極尊之位其上又有一位則過
高矣故過自高亢不肯與臣下同心同德則賢人
在下位而無輔所謂亢龍有悔也夫龍之爲物以
雲而神其變化澤被萬物人君不肯與下人同心
同德則如龍之無雲雖欲神其變化澤被萬物其
可得乎此君德之大病夫太平極則必有生亂之
漸今時則然事或有所誤則如挽舟逆水而上一
放手之頃從流而下遇風波而覆也然必學問之
功不廢然後私意可勝而此等病痛自當消釋矣
聖賢千言萬語莫非存心之法而亦貴於知要臣
前日所進聖學十圖非臣私見皆先賢所爲其間
臣只補一二圖而已其工夫則前日進劄以思字
學字爲主以此致思焉則所得益深而發揮於事
業可知小臣願忠納誨之誠也　上曰心統性情
圖三而中下二圖卿爲之耶對曰程復心四書章
圖有此圖上一圖卽程圖而其餘分理氣處語多
未穩故舍之而以孟子程朱說論本然之性氣質
之性分作中下二圖本然之性主於理而言氣質
之性兼理氣而言以情言之循理而發者爲四端

合理氣而發者爲七情故中圖以本然之性主四
端而爲之下圖以氣質之性主七情而爲之此雖
臣所爲而皆援引聖賢之語非臣之妄作矣上
曰心統性情何謂也對曰西銘言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氣爲形而理具於其中合理
氣爲心而爲一身之主宰非統性情乎蓋盛貯是
性心也發用亦心也此所以心統性情也上又
問圖內虛靈二字在上而知覺在下何也對曰虛
靈心之本體知覺乃所以應接事物者也故如此
矣 上曰更無有所言乎對曰我 祖宗深恩厚
澤功德巍巍但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廢朝戊午甲
子之事不須言矣 中廟朝己卯之禍賢人君子
皆被大罪自是邪正相雜奸人得志報復私怨之
時必以爲己卯餘習士林之禍連續而起自古未之
有如此之時也 明廟幼沖權奸得志一人敗又
一人出相繼用事士禍不忍言矣臣以旣往之事
啓之者欲爲將來之大戒也自古人君初政淸明
正人見用君有過則諫之有失則爭之人君必生
厭善之意於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人主之心以
爲若用此人則吾所欲無不如意自此與小人合

而正人無著手處然後奸臣得志招朋引類無所
不爲矣今欲改之始凡所諫爭皆屈意從之無大
過矣久而　聖心或移安能保其如今日乎如此
則邪正勢將相參而奸人必勝與初設之相反矣
唐玄宗開元時姚宋賢臣滿朝以致太平而緣玄
宗多欲君子諫之而李林甫楊國忠輩一意逢迎
由是君子盡去而小人獨留終致天寶之亂一君
之身而其事如二人者初與君子合終與小人合
故也　上以此爲大戒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
此也　宗社臣民之福也臣之所欲戒告者無大於
此也　上曰所啓當以爲戒又問卿於朝臣無可
屬者乎　對曰今日在大臣之位者皆淸愼六卿無
邪慝之人至於首相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措
國勢於泰山之安誠柱石之臣所當倚重者意其
無出於此人也　上又問學問之人對曰此難言
也昔有問於程子曰門人孰爲有得程子曰謂之
有所得則未易言也其時如游酢楊時謝良佐張
繹李籲尹焞諸人不爲不多而程子不敢輕許之
臣豈敢上欺　天日以某人爲有所得乎如奇大
升多見文字亦於理學所見超詣乃通儒也但收

斂工夫少耳 啓請遂退 賜豹皮褥一部胡椒
二斗 令本道給米豆又 命沿途給馬及曳船
軍護 午漏下拜辭出城宿東湖夢賚亭己酉乘船
東歸宿奉恩寺 名士傾朝出餞各賦詩敘別先生有詩云列坐方舟盡勝流歸心終
日爲牽留願將漢水添行硯寫出臨分無限愁 庚戌宿楊州蕪任浦辛酉
至家○四月上狀謝 許退 賜食物仍乞解職
致仕 不許 初先生在朝四方想望風采及聞其退朝野莫不缺然執義權德輿上疏
曰賢者之去留人心之向背關焉國家之存亡係焉須者判府事李滉上章乞骸方待 上命而政
院 啓曰雖不得不送願爲引見而送至於引見之日經 啓給馬而自 上發以未穩之意則又
曲陳乞退之由是 殿下不許而政院乃成之許也當其時使政院 啓以賢者去留係人心國家
向背存亡之故且陳 聖學方急之時不可使此人暫去於 經帝之意導 上以牢執不許至誠

請留則滉雖欲去其可得乎臣按小雅白駒爲留
賢也其首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
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二章曰皎皎白駒食
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其三章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蓋變之切而不知好爵之
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以此觀
之古人於賢者之去欲其留萬方而其志之不遂
亦不暇恤也如此今也未聞有縶駒之人而反有
給馬之請何耶滉之爲賢臣未論其他若以學問
之事言之未知當今之世孰處其右乎生精力盡
在於此眞知實踐工夫已成恬靜自守不爲外慕
眞儒者之高蹈斯文之宗匠觀其六條之陳十圖
之獻與夫隨事箚論文口對識見高深論議精
粹縝有淵源斷非俗學所及而懇懇忠誠惟在啓
迪當此進講方急之時欲求經幄宿儒舍此其誰
如此之人雖在前代猶恨其未遇況同一世而反
棄之乎前日請來之時 殿下一念專在好賢而
朝廷上下如不克見今者旣去之後未知 殿下
一念尚保如前而朝野羣心已見疑怪而解體矣

長此不已臣恐人心將至放散而無所歸宿矣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傳曰不有賢者其何能國伏願殿下察人心向背之機戒國家存亡之故篤念好善責己招賢以係羣情以基大業宗社幸甚生民幸甚由是不許遞職有旨卿自前懇乞退歸志以難奪是以姑許以安卿意耳不許致仕不遞職名意有存焉卿宜知悉 七月草川谷書院二先生祝文

○九月答盧伊齋議喪禮書

四年庚午先生七十歲 正月上箋乞致仕並上狀辭免職名 不許有旨卿年雖七十非若他人茲不敢允不遞其職者念卿賢德姑遂所懇非許辭退也還朝之期予日望之乘馹上來以副予望 三月又上箋乞致仕不許仍令乘馹上來 四月辭 召命仍乞致仕 不許連辭 不許○五月與諸生會易東書院○出陶山

與諸生講啓蒙○七月至易東書院與諸生講心經有齋中夜起看月詩八月易東書院落成往赴○九月上箋乞致仕上狀辭職名不許只遞兼帶校書館提調活人署提調復出陶山與諸生講啓蒙心經○十月與奇明彥書論心性情圖○十一月以病倦謝遣諸生有和柳應見寓精舍見投三絶其一云孔聖猶歎擇里人曾云文會輔成仁老來更覺疎爲學慚愧空還又待春行時祀於家廟時先生已有疾子弟請勿參祭先生日余老矣行祭之日不多不可不參奉擯奠物親自執事氣益不平己卯答奇明彥書改致知格物說○十二月丙申命子弟錄還他人書籍戒勿遺失時子寓爲奉化縣監命呈辭狀于監司禁家人所禱丁酉命兄子寗書遺戒

辭禮葬二勿用碑石只以小石書其前面云退陶晚隱眞城李公之墓其後略敘鄕里世系志行出處如家禮中所云此事若托他人製述相知如奇高峯必張皇無實之事以取笑於世故嘗欲自述所志先製銘文其餘因循未畢草文藏在亂草中搜得則用其銘可也又曰人之觀聽四方環立設之行喪非他例也凡事必須問於知禮有識之人庶幾宜於今而不遠於古其餘處置家事數條

午見諸生子弟勸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命加上衣招諸生與訣曰平日以謬見與諸君終日講論亦不易事

戊戌命治壽器

庚子命門人李德弘司書籍先生病勢已革門人筮之得謙卦君子有終之辭

辛丑酉時終于寢是日朝令侍人灌盆梅酉初命整臥席扶起而坐怡然而逝

辛亥訃聞

命贈領議政先是上聞先生有病命內醫賫藥馳驛往救未至而先生已卒監司狀聞下政院曰李滉卒逝予甚痛悼可追贈領議政致賻諸事遠考前例以啓於是禮官啓請

凡喪葬 恩賁皆用議政禮別遣右副承旨李
齊閔致弔又遣右承旨俞泓祭之皆異數也

乙卯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五年辛未三月壬午葬于禮安搴芝山南子坐午向之原
距先生所居二里許子寯以遺戒再上章力辭禮
葬不許墓刻用遺戒題曰退陶晚隱眞城李公
之墓初先生旣卒遠近匍匐赴弔如恐不及雖平
日未嘗及門者亦皆巷弔咨嗟愚氓賤隷無不悲
痛多有累日不食肉者至是士
大夫及儒生會葬者三百餘人

六年壬申

萬曆元年癸酉十一月朔奉位版安於伊山書院行
釋菜禮院在榮川郡治東六七里戊午秋郡守安
璿所建先生嘗作記至是郡守許忠吉就

院中立祠以祀先生事聞明年　賜額伊山書院

二年甲戌春建書院於陶山之南一鄉士子議以陶山先生講道之所不可無書院乃就書堂後數步而闢地營建焉

三年乙亥夏書院成　賜額陶山書院

四年丙子二月丁丑奉安位版於陶山書院行釋菜禮是日廬江書院亦奉安位版行祭先是安東士人於洛江上流建書院在府治東三十里乃白蓮寺舊基名曰廬江書院前有樓曰養浩　十二月

贈謚曰文純道德博聞曰文中正精粹曰純

二十四年丙申閏八月戊寅埋誌石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二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三

附錄

言行總錄

先生天資穎悟神彩精明性夙端慤不喜狎弄長好學問養以道義故聰明正直孝悌忠信而精純温粹不露圭角氣和而毅辭婉而直學博而要行全而篤請而不激介而不矯慕古而不滯處世而不流先生之於爲人可謂幾乎美且大安而成者矣癯然若不勝衣而進道之志堅如金石儉然負出塵表而操修之功著於日用爵祿之榮懼若坑

塹之陷已義理之眞耽如芻豢之悅口學已成矣而汲汲乎如未能及德已修矣而謙謙然若無所得古人所謂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者將非先生之謂歟蓋先生生纔半歲失其所怙年未髫齔已好讀書雖無父師勸勉程督之勞而日謹課誦不敢少懈應對拜跪溫恭恪順見者已知非常兒矣稍長讀論語小學等書益自警悟暢厲言語動止必以禮法而尤篤於愛親敬長鷄鳴盥漱衣帶必飭以省大夫人怡聲下氣婉容愉色無或少失至於昏定亦如之枕席之設衣衾之斂必身親爲之

未嘗妻諸侍兒與仲兄同居累年仲兄年長數歲而事之甚謹嫂叔日夕相見必致禮敬多自遜避不敢當大夫人嘗謂人曰人言子弟必待父兄之敎未必然也吾於此兒以無道養之方未嘗見其不冠不帶箕踞偃臥之時云云蓋天性然也旣又博觀經傳兼通性理諸書已見大義於聖賢事業存心服膺久矣其羣居斂衽端坐或觀書或靜默以終日未嘗爲閒話雜說人皆敬畏之雖有不檢者亦皆斂躬自飭無敢肆弱冠游 國庠時經巳卯之禍上習日趨浮蕩見先生所爲人皆笑侮先

生不以易志處之超然雖意林壑不求聞達中因苦學頗得羸悴之疾且知俗情難與俯仰自預司馬之選無復榮進之意逍遙泉石菽水爲懽若將終身竟以家貧親老黽勉就舉以至顯途而非其所樂也乙巳之變幾陷不測既而棄官東歸卜居退溪之上世味益薄而讀書求道之志則愈堅愈確在京嘗得朱子全書讀而喜之自是閉門靜居終日危坐專精致志俯讀仰思要以眞知實得爲務而其信之篤悅之深無異於耳承面受由是所見日益精明所造日益純固於諸經微詞奧旨如

探淵採珠入海觀龍因其所已知益致其精推其所未盡以達其餘盤錯肯綮之處悉皆爬梳剔抉極深研幾求之未得則或諮於人得之於人則必求於心昔所未解者今悉融釋下逮濂洛諸書更加沈潛玩索優游涵泳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而見之於行也於是世之稱薦者或以書法之精或以文章之妙或以恬退或以清白其知之者不過以爲明經飭行之人而已　朝命屢擧進退無恒而先生一心向道如水必東如矢注的如金百鍊要於朴實頭做工以求至乎大中至正之道不但欲

以一藝一行成名而已平居日必早起起必冠帶坐則斂膝立不跛倚肩背竦直視瞻端正行步安徐發言精審無拘無迫不肆不怠完養積習表裏融徹周旋進退雍容中度語默動靜端詳閒泰忿厲未見于詞氣罵詈不形乎婢僕至於飲食衣服尤致節儉人所不堪安之若性接物處事則敎子弟慈而義御家衆嚴而惠事長則不以貴老自怠奉祭則不以筋力自情處宗族必敦睦姻待賓友一以和敬親疎貴賤咸得其宜吉凶慶弔各稱其情家至屢空而未嘗求諸人 君有所賜則必以

分諸隣薄於自奉而厚於恤窮簡於治産而密於
持已威儀容止之間事物應接之際無不各得其
理由是鄉黨服其化遠人慕其德賢者樂其道不
賢者畏其義凡有所爲必曰先生以爲何如莫不
諮稟而後行之識與不識咸曰退溪而不以官稱
之蓋不敢以爵位爲先生榮也摳衣請學之士日
以益衆更進迭問無不隨人淺深從容啓迪諄悉
告諭提撕誘掖亹亹忘倦一以闡明心術變化氣
質爲先其言則聖賢之訓而其理則得之於心其
用則散於萬事而其體則具於一身故終日所論

不過乎孔孟曾思濂洛關閩之書而其出無窮語益親切不離乎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己謹獨之事而擴而充之則雖擧而措之國與天下可也由是遠方之士聞風興起百舍重趼而至至於達官貴人亦皆傾心向慕矜以講學飭己爲事於是經書有訂議則凡俗學之膠固穿鑿者參互考訂以歸於正啓蒙有傳疑則凡諸家之分合異同者旁通曲暢以盡其蘊晦翁既歿枝派遂分學者未必能守其的傳故理學有通錄而學術有所統一朱書雖存編帙浩穰讀者未必能究其指趣故刪節

其要語而聖學有所發端至於天命圖說則初因
鄭處士之雲所撰而參究濂溪子思之說改其誤
補其欠凡人物之稟賦理氣之化生粲然如視諸
掌而靜養動察之功寓於其中是皆有以滌世俗
之陋習發聖賢之蘊奧開後學之心目而其見於
尺牘答問之間者明白切當精微曲折纚縷畢陳
有以洽服人心至於中原道學之失傳流而爲白
沙之禪會陽明之頗僻則亦皆披根拔本極言竭
論以斥其非具見於白沙詩教陽明傳習錄跋語
若吾東方則非無志道向學之士而或拘於象數

之學或昧於理氣之分近者騰理於口舌之間遠者馳心於窈冥之域或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比比而然其能博學審問精思力踐以求進乎斯道者蓋難其人先生每寤歎隱憂以爲吾道之病故其爲學也先近小以及遠大合精粗以兼內外知行互進動息交養耐煩喫辛日乾夕惕而又不弛於嚮晦宴息之地中夜以起恒誦四子心經等書以自策勵然先生蓋未嘗以是爲是以盡道也虛心遜志好問察邇己未有得則捨而從人言而中理則取善於己物我相資彼此交發而成己成物

之道備矣平生無書不讀而不雜以浮華虛誕之文無理不窮而必歸於道德仁義之實教人循循有序而於大本大原處亦必指示無隱蓋以學者雖不得不急於切近之工夫亦不可不察於道體之高深也然其爲說皆切於受用非如大軍游騎出遠無歸也晩復留意禮書討論遺傳參酌時宜以教學者未及著爲成書至於格物致知之說則素排俗解之陋已著其說竟得高峯奇明彥書乃復研究始悟前說之差更爲定論以報而先生已病矣不能手書只令子弟脫藁以送於諸所嘗與

論辨處又於易簀前數日猶令取所訂心經附註誤字處送于京都改正板本噫先生篤學一念炳然如冊之死不已亦見於此矣若其道德之高下學問之淺深非末學所敢與知而信道之篤好學之誠不盈不悔不厭不倦則雖曰晦翁之世適可也襟懷飄灑韻度清越每遇佳山麗水幽閒迥絕之處則或攜壺獨往或命侶俱遊徜徉嘯詠終日而歸皆所以開豁心胸疏瀹精神資養性情之一事非倫閒玩景放意林泉之比也至如詩章字畫之妙特其餘事而典雅研精早有能聲晩年所作

則皆彫華剝彩斂鍔韜鋒而沖澹健奧端方縝密
如出而手獲之者如靈龜拱璧然亦可見所禀之
厚所養之深而多能日進如此矣晩搆精舍於陶
山以爲頤神養性之所其囂囂自得之趣備見於
自撰詩記中非他人所能道也又製陶山四時吟
及十二曲極言閒居味道無窮之樂以寓其懷蓋
將以是自老而 明宗晩年今 上初政眷注甚
重旌招沓至先生瞿然如不自容每一 召命之
下一爵秩之陞必披肝吐膽引義據禮以達其進
受之難 朝廷諒其誠懇或遞其官或不任職蓋

以慰安其意而冀其必來也先生亦以　君臣義重　諭旨懇切或到京師而亦未嘗久留至其一進一退一去一就如權之稱輕重如度之度長短錙銖必察不失尺寸非俗人淺見所能盡知而亦非可以易而論也故嘗舉胡文定之語以告人曰人之出處語默如寒暑飢飽自知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其於帝王格致誠正之學聖賢懲窒遷改之方則或因面對或因啓劄或爲圖或著說毫分縷析於幾微之際極本窮源於靜密之中橫論竪說丁寧懇到無復餘蘊至於　文

昭一議請正 太祖東向之位定昭穆南北之序庶幾因此復見三代宗廟位向之正而卒未之行其愛君憂國之心雖閒居未嘗一日而忘于懷每聞 朝廷一政事之失則憂形于色一舉措之得則喜見于言晩年所慮非止於此深以輔養 君德淸源正本爲當今急務每遇當世之賢士大夫言之懇懇不已蓋先生之於道義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用之如菽粟服之如裘葛故事苟得義雖被人非笑有不足恤當其招之而不來援之而不止上自廷紳下至韋布無不疑其太執而先生

確然不易唯義之從故先生之所爲世人固多不
識而其行則可以質諸古人而無愧者矣故東人
之望之也如祥麟之在乎郊藪儀鳳之翔于千仞
日星乎中天砥柱乎奔流泰山喬嶽之巍然也然
先生猶自謂以虛名取高爵處江湖係朝籍最爲
平生之患故旣進則乞退旣退則請致或陳情或
自劾無歲不然而末年援例上箋三乞致仕而不
得則又於疾病之日遺誡勿立碑碣 國葬只以
退陶晩隱之號書於墓石嗚呼是先生平日意也
先生之學學者雖多而知者鮮矣知者雖存而得

者尤寡是以能形容其德美者難矣然先生之文俱在後之善讀者當於此求之則亦知先生之心矣先生之生上距朱子之世幾乎四百年地之相距亦幾乎萬餘里而先生尚且讀其書求其義以達其道後之人若以先生學晦翁之心而求先生之學則其至於道也不遠矣噫我東僻陋士局見聞上無以傳下無所承雖有作者鮮克必至求其學問之正大義理之精深工夫之至到操履之堅確潛心發憤體道成德者以穆所見一人而已山梁頹壞吾道無托嗚呼痛哉

墓碣銘 先生自銘高峯奇大升叙其後

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晩何叨爵學求猶邈爵辭愈嬰進行之跲退藏之貞深慙 國恩亶畏聖言有山嶷嶷有水源源婆娑初服脫畧衆訕我懷伊阻我佩誰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寧知來世不獲今兮憂中有樂樂中有憂乘化歸盡復何求兮

隆慶四年春退溪先生年七十再上箋乞致仕不許秋又申乞致仕 不許十二月辛丑先生卒訃聞 上震悼 命贈領議政葬用議政禮遠近

聞之無不嗟咨歎惜相與弔哭明年三月壬午葬家
東搴芝山南支先生姓李氏諱滉字景浩嘗卜居
退溪因以自號後構書堂陶山又號陶叟其先眞
寶縣人六世祖碩起縣吏中司馬試 贈密直使
有子曰子脩官至判典儀寺事討紅賊有功封松安
君始居安東周村高祖諱云侯軍器寺副正 贈
司僕寺正妣淑人權氏曾祖諱禎善山都護府使
贈戶曹參判妣貞夫人金氏祖諱繼陽成均進士
贈吏曹判書始寓禮安居温溪里妣貞夫人金氏
考諱埴成均進士累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

成妣義城金氏春川朴氏俱 贈貞敬夫人先生
生未晬而孤少受學于叔父松齋公旣長勵
志益自刻苦嘉靖戊子進士甲午登第爲承文院
副正字轉博士遷成均館典籍戶曹佐郞丁酉冬
丁內艱服闋拜弘文館修撰歷司諫院正言司憲
府持平刑曹正郞弘文館副校理校理兼 世子
侍講院文學議政府檢詳轉舍人司憲府掌令成
均館司藝兼侍講院弼善司諫院司諫成均館司
成乞假展墓明年甲辰春以弘文館校理 召還
除左弼善遷弘文館應敎典翰病免爲司饔院正

徵授典翰李芑啓請削官已而芑又請勿削授司
僕寺正丙午春乞假葬外舅以病見遞丁未秋授
應教被　召既至病免戊申正月出守丹陽郡換
豐基己酉冬病辭徑歸被劾奪二階壬子夏拜校
理承　召還朝除司憲府執義改副應教陞秩成
均館大司成病免復爲大司成爲刑曹參議兵曹
參議俱以病免爲僉知中樞府事乙卯春在告解
職催舟東歸拜僉知中樞拜弘文館副提學連被
召命皆辭以病戊午秋上䟽乞免收召　御批不
許入都謝　恩拜大司成俄拜工曹參判累辭不

許明年春乞假歸鄉三上狀請免授同知中樞府
事乙丑夏上狀陳懇解官以居冬下 旨特召復
授同知中樞丙寅正月力疾登道陳狀乞骸道拜
工曹判書又兼大提學遂力辭新 命還家蒙罷
遞授知中樞府事丁卯春以 詔使將至有 召
命六月入都會 明宗昇遐今 上嗣服拜禮曹
判書辭不許以病免卽東歸十月有 召命授知
中樞旋以 教書促行具疏力辭戊辰正月拜議
政府右贊成又具疏極陳難受之義又下 教書
促行上狀懇辭遞爲判中樞府事七月詣 闕謝

辭上疏陳六條又獻聖學十圖拜大提學吏曹判
書右贊成皆力辭不拜己巳三月上劄乞歸劄四
上猶不已 上知其不可留引見慰諭 命馳驛
護遣是月先生至家上狀謝 恩仍乞致仕初先
生寢疾戒子寯曰我死該曹必循例請用禮葬汝
須稱遺令陳疏固辭且勿用碑石只以小石題其
前曰退陶晚隱眞城李公之墓略敘世系行實子
後如家禮所云可也又曰此事若托人爲之相知
如奇高峯必張皇無實之事以取笑於世故常欲
自述己志先製銘文而因循未畢藏在亂稾中搜

得用之可也寯既受戒再上疏辭禮葬不得 命
遂不敢更辭墓道之表用遺戒刻其銘嗚呼先生
盛德大業卓冠吾東者當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後
之學者觀於先生所論著將必有感發默契焉者
而銘中所叙尤足以想見其微意也迂愚無狀蒙
先生奬厲成就不啻如父母天地之恩而山頹梁
壞無所依歸竊念遺戒之言雖不敢違而所以揭
所詔後者亦不可泯其迹敢記其大槩而爲之辭
曰先生幼而端序長益涵祿中歲以後絕意外慕
專精講究洞朗微妙充積發越人莫能測而方且

謙虛卑遜若無所有盖其日新上達有不能已者
至於出處去就相時度義務求吾心之所安而終
亦無所詘焉其所論著反復紆餘光明俊偉粹然
一出於正揆諸孔孟程朱之言其不合者寡矣亦
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嗚呼
至哉先生再娶先娶金海許氏進士瓚之女産二
男後娶安東權氏奉事碩之女俱　贈貞敬夫人
子寯奉化縣監寀早世孫男三人曰安道辛酉生
員曰純道曰詠道女二人長適士人朴欐側室子
一人曰寂

墓識

奇大升

有明朝鮮國故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知經筵春秋館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退溪李先生墓識

先生諱滉字景浩居于禮安系出眞寶自少好學不喜爲官行年七十考槃之寬嗚呼先生官雖高而不以自取學雖力而不以自有俛焉孜孜庶幾無咎視古先民孰與先後山可夷石可朽吾知先生之名與天地而並久嗚呼維衣與履兮託[illegible]

卑千秋萬世無或躙蹂也

敎書

丁卯十一月十六日 敎書

王若曰嗚呼君臣之相遇豈不難哉賢者以道義自重而不輕於用世人君以祿位自尊而不務於求賢此其相遇之難也若人君而有求賢之心賢者而有用世之意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則豈有難乎予以沖幼纂承 祖宗丕緒仰述 先王之志俯悼生靈之窮思與賢者共成洽敎夙夜不敢遑寧惟以不得賢者爲懼焉玆於經筵之上聞卿道德

之懿學術之正當今賢者孰踰於卿乎已論卿斯速上來以副求賢之誠矣第念誠意未孚恐卿以予爲尋常備召而不屑於就復有云云也聞卿自盛年以來不以爵位爲榮常以退身求道爲志此賢者之事也聖人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卿旣以隱居求志矣今不可行義以達其道乎抑卿之退居也豈不以身之有病乎時之多故乎學之未盡乎而卿閒居二十年學已盡矣予體　先王遺敎稟　慈聖至意普施恩澤有忘者伸有才者用時將平矣卿雖曰身有疾病亦非沉

綿蕞之證也爲子强起輔予于治諭予于道豈
有不可能乎卿若於此時又執前日之說以退爲
義則豈合於聖賢之道乎世亦何賴於賢者而賢
者不必有益於天下國家也且以前賢之已事觀
之宋哲宗元祐初宣仁太后同聽政用大臣薦召
河南處士程頤赴闕以爲崇政殿說書頤門人有
勸頤不行者頤曰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
邪有嘗憲寧宗卽位之初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
閣待制門人請見曰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
熹曰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

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二子傳聖人之統其去就豈不然乎惜乎宋之二主求賢不誠用賢不終孔文仲醜詆之疏入而程子有出監之除韓侂胄優人之戲呈而朱子有宮觀之逐始焉求之如恐不及終焉棄之如遺二主之昏庸不足責也然於二子何病乎予欲以二主爲戒而庶幾用卿之有終卿其以二子爲法而納予於無過之地也卿雖曰年老而有病朱子之赴召也年已六十五矣而朱子自少時常以疾病留落矣豈至暮年乃反無病乎誠以義所當就則不得不就也

予不欲勞卿以職事卿在經席以輔台德豈有終
不可能乎日者卿承 先王召命而來纔到都下
適値 先王賓天卿亦以疾而遽歸予在哀惶罔
極之中不知卿之歸也後乃克知之賢者去予而
予不知予甚愧焉予慕卿之道德而卿不予顧予
甚懼焉予以寡昧嗣無疆大曆服實有無疆之恤
當此發政之初四方其必有觀之矣卿若勉而一
出則四方之人必將曰吾君庶幾能用賢也枯槁
沈溺之士亦有欲出而爲之用者矣卿苟不爲勉
出則四方之人亦將曰賢者不爲吾君出安能大

有爲乎云爾則卿之去就非獨卿之一身爲重而
於國之隆替豈不大關乎卿在　先王朝屢被召
命而或不能來　先王至以招賢不至爲歎是則
先王之欲用卿可知也　先王欲用卿而未及用
以遺予冲予命卿起而輔予以報　先王之恩則
先王陟降之靈豈不有大眷於卿自古賢者在一
時人或不知及其異世而相慕亦無及焉後之視
今猶今之視昔昔之不能用賢今以爲歎安知後
來者不以今日爲歎乎卿其善飮食愼思慮從容
上道以免霜露疾病之災不至重予愧懼可也予

方欲諭卿以此意今見卿書啟又以病辭詳卿所陳事亦然矣然卿不可不爲予一起以示予周行也卿若務安氣體隨便上來則何慰不已乎嗚呼卿庶幾一出予日望之卿其毋徒以退爲義也嗚呼予冲子有言卿其欽哉故玆敎示想宜知悉弘文館典翰奇大升行

戊辰四月初二日 敎書

王若曰嗚呼莫難於知賢可好莫甚難於好賢有誠有誠則士皆願立而不仁者遠不誠則近者不稽而遠者一不來夫誠之不可掩如是彼賢人者顧亦

何負於國哉予以冲子入纂大統惟不克負荷是懼諒闇之中須有命令經席之上不替講讀唯知急親賢之爲務疇可與共天位治天職以光我祖宗以濟我生民唯卿經術德義爲士人所宗仰久矣予聞之爛熟亦可謂知其眞可好者矣雖其爵祿不入心恬靜以養性有若不可得而奪者誠得致敬而盡禮焉則庸有不動者而幡然改圖以共予天位天職爲　祖宗生民之寄豈不賢於夢卜哉於是諭以予意不一再而止卿執前志不欲變嗚呼予之好卿其亦未矣何其宜起而莫之起

使予長抱如渴之懷而不可已也嗚呼君臣相遇
自古以爲難豈予好之之誠有所未孚而爾歟往
者貳公之除非因於左右實出於予衷也非以悅
於卿實協於輿情也卿每以退爲義以病爲勢以
媒爵爲嫌以不學爲辭卿意固然予實疑之仕止
久速聖人所以不仕無義廢有明訓士之處世也
安得潔身而已乎長往而已乎揆之於今非有將
大有爲之君矣未必無宣仁之臨乎上范呂之處
乎下而賢人君子亦安敢誣其不在列乎卿不可
見義則翩然而來不合則脫然而去乎不可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乎嗚呼臣憐依屬常恐孔文仲之見欺人才將興豈恤蕭宗孟之不取卽今春夏之交風日姸暖正病者蘇老者安之時也卿年齡雖高精力不衰誠欲一出而相就或輿或軺或騎或舸其勢無不可者而道路觀聽必有加額之望矣況爵者非求之可得也學者非已之可私也予實諳焉卿何疑爲昔在　先朝屢被徵旨而辭最後一　命而至豈不以獎進職重而製述官輕乎然亦　先王好賢之誠有以致之也及　先王賓天御遠以疾歸而予莫之知殆孟子所謂昔者所進

今日予不知其亡者予甚愧焉予小子不誠於賢父
矣其予克致卿宜也卿獨不能推本報 先王之
盛心以及予眇躬乎卿意一受人籠絡便不得自
由殆不然矣殆不然矣魚水際會千載一時義苟
不安矣病苟不已矣蓋亦浩然有歸志夫孰能禦
之嗚呼予自問安奉奠之外惟務經筵冀有以專
精問學比因災變遽見撤簾而萬幾之叢萃于一
身將焉有攸賴彌不知所出卿庶幾一顧予日益
望焉予不敢勞卿以職事以重卿病雖卿蹶出於
惻怛然皆非予所期於卿者是可慨息也已昔晉

人謂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而況不爲安石者其如蒼生何士林何國家何不宜過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孤蒼生士林國家之厚望只得愼飮食少思慮補助醫藥以自持從容上道用副予如不及之議嗚呼有感必有應卿固有以繹之矣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予文館直提學盧守愼行

祭文

遣承旨致祭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正月甲子朔十六日己卯
國王遣臣承政院右承旨兪泓諭祭于李判中樞府

事贈領議政李滉之靈惟卿稟資純粹天挺英特
學求爲己志存濟物先立根基自任進修委質
三朝仕與學優遂厭名韁求道彌篤難進易退屢
召旋乞休養多年益用其力程朱格言鄒魯微旨
研精覃思自表究裏養深積厚充然自得擔荷大
事遠紹絶學雖未大施表儀家國屢進疏章精衷
惻怛　先后季年眷愛尤隆卧龍纔起　舜殿已
空耿光難覲攀號莫追旋歸故山予罔聞知思深
側席敢效畢辭來對講筵予幸得師示予周行言
辭懇惻上書論治提綱挈目建圖指學闡幽明微

作聖經序初不外茲警予顧諟靜存動察庶盡忠誨以輔台德論思未久告歸斯切寧不追綏以馮以翼第念卿意厭入脩門姑許素履乃安丘園追思今日益愴予情人之明道世不常生遠慕前賢恨不同時况今相遇夫豈偶而天授難留是誰之咎賢者出處係於元后招旌非禮設醴亦愆待不虛拘用之必專予誠未篤致卿辭退千載際會一失難再雲林遠隔霖雨懸思猶帶舊職不許懇辭庶幾復來圖臻至治天不憖遺永違予懷予悼鑑亡士悲山頹有屛環座寓目增哀嘉謨猶在德宇

難回贈爵崇禮宜爲卿榮惟遵厥訓庶不負卿[illegible]
允不忘如對典刑玆遣近臣敢陳予誠 吏曹佐郎吳健行

二十四日遣禮官 佐郎趙仁後 致祭文

云云惟卿受天間氣爲世眞儒上希孔顔下效程
朱精思力踐學以爲己曰明曰誠惟敬與義兩進
夾持從事於是念我東國聖學久絶名儒數家雖
或有作學問之方至卿更明博而又約庶幾大成
上接不傳下啓羣蒙一洗固陋爲道學宗士有定
向人知致力待後不渴君子之澤天篤生卿將欲
有爲志蘊經濟未及設施斯文不幸天意難知早

年筵仕宦情如寄辭退多時在朝無幾　先后末年求賢側席卿來應召遽見還密寡昧踐阼翻然又起蒼生屬望士林注意予倚爲重求治方急卿復辭疾乞退彌切於皎白駒遐焉難縶兼善一世卿豈無志親賢之誠寔予之恥然予所冀庶復來止佑予寡躬底治于義天不慭遺胡寧忍此追惟經幄面承忠告經世大典傳心要法爲予諄諄言猶在耳圖序古訓一貫其旨疏陳治道條有十六示予周行望予體察卿之忠愛至此極矣能自得師予有所恃頃在冬抄聞卿病革予心殷憂庶可

救藥遣醫未幾訃來哀且梁折山頹天實喪予旣
令近侍遣奠靈室繼遣禮官酹此洞酌不昧者存
鑒其來格嗚呼哀哉　弘文館修撰鄭琢行

祭退溪先生文　盧守愼

嗚呼先生而至斯耶至大之道至正之學至精之
辭至高之行旣不復得而見之已而已而慟矣慟
矣成就君德之器誘掖人材之才黜伯行王之術
難進易退之節終豈復得而聞諸已而已而慟矣
慟矣如守愼者蚤免葉尹之問晩篤了翁之知聯
袂西掖資麗澤之多時偕假東湖受尋顧其幾夜

自論道講性之外惟憂國愛士之誠一敗塗地萬
事聽天賞予不挫勉予不止白首歸來復瞻德範
方且倚以稽疑庶可從而補過何此計之不諧遽
此訃之相及已而已而慟矣慟矣一慟二慟三慟
而止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有老在堂永失一臨此
懷惸惸又復一慟遙奠綿漬尚克歆思

又祭文　奇大升

嗚呼痛哉梁木之壞而泰山之頹乎吾復何以爲
懷也上悼斯文之墜地下憐晩學之失依曷爲不
使我骨驚而魂飛也嗚呼痛哉粤在去歲仲冬之

初委拜一書以問起居矣俄於便中獲奉惠書至月十五日所裁而託隣邑子亨轉寄以來既警我以稜角之太露又申之以時事之可虞矧乎物格無極之訓釋繳紛往反而不克合者竟同歸而並趨感章之忱慰滿之衷言固不可以喻而心亦不能以容也以爲如此雖未得陪杖屨而承謦欬亦足以滌離愁而發愚蒙也繼於是月之望因李涯咸亨之伻仰修一狀以達區區之下情焉達夫賤伻之言旋乃眷手翰以還答始言憂患之煎迫益致遘倦於應接終言胃疾之暴起挾以他證而呻

伏卒嘆請老之不遂勉我久間而靜學私竊惟字
畫之異昔而未始覺神氣之愆癢妄謂舊病之偶
動當見勿藥而有喜夫豈知其爲求訣之筆而不
復更承教指也耶嗚呼痛哉臘月二十日適在錦
城之西村忽得李生之報伏聞先生易簀於初八
之昏驚呼失聲痛徹心膂不自知此身之生而存
也併得令孫氏之書乃知先生寢疾之詳又知後
來仰修之一狀以先生疾而不遑披達於几案之
傍也茫茫天地會晤無從惟有畢餘生而遊地下
癈或有以接儀刑而躡遺蹤也嗚呼痛哉竊念

鄙之資實蒙誘掖之至恩既深而義重每用[illegible]
而不敢置思欲乞郡於嶺外儻得躬造於門墻
日月之逾邁恒祝道體之壽康何人事之不可期
遽承音於不祥恒摧慕以永號懷鬱鬱以增傷緘
辭千里以寓一酹悲不能悉我之情也伏惟先生
之如在尚冀有以鑑此微誠也嗚呼痛哉

又祭文　具鳳齡

恭惟道緒邈乎淵源一言授受昭揭大原洙泗光
闡會之有元遭秦不燼逮宋而明海東千載粤有
先生賦質之純禀氣之英學自心得不由師承深

思力踐動準規繩終乃大成浩然其歸表裏交正
動靜莫違精金美玉絕無瑕瑕衍愆氷壺秋月炯出天
然喬嶽屹峙瑞星澄輝云胡不淑而至於斯嗚呼
我邦僻處裔陲箕化已緬文獻無聞羅季入唐始
事藝文松都蔚興儒教彬彬豪傑迭出代不乏人
自玆以降舊厲愈新羣賢濟濟震耀光塵顧惟嫡
統莫究似續亦厄于時有不施設天相斯文乖有
宗托曷不遐壽慘禍斯酷嗚呼世遠士多歧惑高
悟性命絕廢文字卑或沈淪徒徇外志認用爲體
擬眞誰斷放言驚俗闊無階級滑流瀰漫古今所

惜不有先覺孰啓來學灑濯之分毫靡必新其

之混纖芥必擇反本窮原捐華討實車輪鳥翼其標

精致一赤幟一竪不煩辭說繼開之偉昔賢同烈

嗚呼哀哉誠正之學敬義之功充養純粹積累從

容豁君之恍衛道之篤明白的確忠正懇切進揚

王庭國有蓍龜退講于家人有宗師今其已矣慟

哭何追嗚呼哀哉余以小生晩窺門墻治心之要

讀書之方獎掖誨至俾免榛棘竊念駑庸質魯心

塞中年廢棄沈痼悉之榮名熏肺又吾奔馳至于

今日貿貿頑肉庶收桑榆以補黥則人事變遷從

噲嘎咽嗚呼哀哉去歲冬初祗謁溪居德宇睟盎
神思晏如笑語怡愉心閒氣舒指陳術業言不暇
餘亦及時事憫迫歔欷會幾日時忽焉遠隔斯文
之喪斯道之尊邦國之瘁士林之戚山頹梁壞痛
究寧閱嗚呼哀哉方寢危苦往拜于室肯言年齡
衰悴之端眞元竭盡暴疾遽于次言平日講會之
難感念疇昔意何拳拳豈知此言而訣終天儀刑
永睽後期何緣潛思至此五內摧煎敬薦菲素曷
罄寸心長呼一聲冀賜昭臨嗚呼哀哉

又祭文　趙穆

恭惟先生圭璋令質銖寸積學寤寐濂洛羹墻考亭進道之誠老而彌篤達哲會聖理融義精旣造高明愈撝謙德不已不止任重道悠山梁忽頹安放安竹穆生同縣邑幼蒙提撕朽質難雕生成自昧知非四十懷痛無窮珍重至言尚載簡牘儀刑雖隔神鑑在玆庶奉周旋不負餘訓單杯薄奠豈足爲羞聊展微辭薦此衷曲嗚呼痛哉

又 成均館生員申澳李純仁李應虬中學生李應進東學生鄭純復南學生閔宗彬等

猗歟先生天資純靜不由師承早事誠敬晦菴書中惕然有悟俯讀仰思弗得弗措紬繹四子益加

精力脫而好易玩心無斁研深極微理無不格全
體實踐義精守約優入道閫謙若不足望之可敬
充養外達睿行潦止聖賢爲則身危道窮自信愈
篤學子爭來講論不輟士知向方殆變舊學道全
德備爲世矜式昔我　先王待士有誠念玆作人
爰擇老成龜山雅望允屬先生左訓右箴敎告諄
至未克授室旅病爲祟所好不在宦情如寄陶山
依舊寓樂衡宇婆娑丘林歲月遲暮眞積力久造
詣尤極心傳河洛絕學復續追其季年應　召入
城滿朝注想如待神明六條草奏剴切治道十圖

昭揭閑發妙奧存誠　講筵庶幾啓沃志與時違

懇乞骸骨遲遲孫帆江上三宿歸來故居竟遂初

志七進七退以禮以義士夫高仰指爲依歸謂當

暫假尋復　召追誰謂一疾乃訖于斯士失宗師

國無蓍龜吾道何托噫哉吾黨一團和氣來脩坐

上摳衣何日更升塾堂天之將喪墜緒茫茫我慟

非私惟道之孫道路脩敻末由齊趨遠具菲薄執

事有恪千里寓辭敬奠一爵感此哀誠尚其昭假

嗚呼哀哉

陶山書院奉安文　趙穆

恭惟先生天挺英雋圭璋令質琢磨功深寤寐洛閩羹牆孔孟粤自志學以至從心一念始終典學無怠不至不已希聖希天嗚呼先生道尊德盛著龜邦國師表士林百世聞風尚知興起矧茲覿德誰無秉彝惟是陶山講道之所孔之闕里朱之考亭俎豆不陳吾黨之恥載謀載度經之營之有侐其宮有儼其位罇爵淨潔黍稷馨香凡在駿奔一心精白尚其昭假陟降在茲惠以光明啓佑我後世世無斁敬恭以承

祝文

維萬曆某年歲次某甲子春二秋八月某甲子朔某日某
甲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先師 贈領議政文純
公退陶李先生心傳孔孟道紹閩洛集成大東斯
文準極屬茲仲春秋謹以清酌翰音用申常薦尚饗

伊山書院奉安文　朴承任

大哉聖道原出於天羣聖承緒迭爲後先孔集大
成孟後無傳曠世周程遠續絶絃盛大流行猶待
大賢卓哉考亭啓後先前斯道大明天開日懸德
施斯普覃及海堧圃老獨詣不幸隮顚文運再昌
培植百年四儒相繼純篤精專横遭消剥未克究

宣六年褒文先生作焉德器渾粹襟量冲淵早受
小學篤好斯偏世方禁抑一意不遷根基旣立操
履益處造次必是夕惕朝乾聖賢方策熟複貫穿
推究義理忘食鑽研日子曰史傳記註箋靡不涉
獵提要鉤玄程朱遺書語錄之編來自中邦始見
其全公獨眈嗜炙腴嚌鮮沉潛涵泳鑽仰高堅至
樂在斯富貴浮烟脫然遐舉不受拘牽退溪之巖
陶丘之巔仁山智水登陟泝沿靜中深造妙契無
爲義精仁熟矩方規圓至治久遏民苦顚連　王
鑑羣情夢卜登延尺不可枉竟秘陶甄行藏卷舒

允合經權盪奠遽兆喬嶽崩騫蒼生無祿士林悲
纏遺澤所噩泉逢火燃矧伊龜城公有園田弱齡
遊學至潤珠聯羣居肅敬動遵韋弦師範一鄉汚
染自湔親炙既深咸切慕羶瞻彼伊山翠虬蜿蜒
維谷有院堂室靜便厥初經營實卑衰鐫記之規
之曲示諄詮卷懷言返亦駐行轎質疑屢彌誘掖
拳拳學子受賜盈懷蘭荃教育之功沒世愈綿鄉
賢祭社香火聯翩如公道德前後誰肩廟祀尊崇
吾無間然顧惟末學叨茲備員仰止遺風無路執
鞭適會斯役敢不勉旃維院之東有址平平大小

歡趨其成式遄祠宇渠渠畫棟朱椽肅肅其堂滑滑几新筵揭虔妥靈展也吉蠲牲肥酒香秩秩豆籩有儼衿佩登降周旋洋洋如在地中之泉先生之心秋月寒泉先生之學十圖一篇羨墻瞻慕敎化無邊祗祀自今其永無斁

廬江書院奉安文　柳成龍

嗚呼先生道崇德全清純之質獨得於天精詣之學妙契前賢眞知力踐懲窒遷改會萬歸一如水注海帝閟吾東日星昏翳敷文闡敎大啓蒙愚山梁旣頹典刑末渝民彝同好四方雲趨矧伊鄕邦

敢昧所尊翼翼書堂經始廬原追惟過化當亦今
馨山高而峙水流益清遺風如在盛德彌長揭虔
妥靈時日孔良青衿濟濟羣佩鏘鏘神其來假皦
如茲觴

埋誌告文　趙穆

維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閏八月十四日戊寅
門生趙穆等敢以清酌庶羞敬告于先師退陶李
先生之靈噫惟我先生厭世今至二十有七年之
久而墓道之誌尚闕良由時事之推遷論議之靡
一茲以高峯奇大升所撰文謹刻而埋于壙南土

之吉猗歟先生道德之藏精金韜彩美玉埋光江英嶽靈呵禁不祥秋千世億永保無疆尚饗

文集告成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五月十五日丁巳門人趙穆等謹齋沐敢昭告于先師退陶先生神位前噫恭惟我先生去世于今三十年餘而文集尚未刊行於世壬辰以來倭賊之變公私書籍蕩盡於兵火之中而章賴天相斯文神明護佑遂得保全無所散失若不汲汲開刊以傳於世則人心世道終未知何如而吾黨之罪亦非輕矣肆於已亥

春謹與諸同志共議開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遠近大小聞風興起或送米豆或輸布物或送一人以助其役學子雲集或書寫或讎校無不精審縴皆樂心與事晨夜展力乃於今五月日訖功遂藏其板於本院俾遠近欲得是書而讀之者任其自印流布四達則其傳之永久從可知矣流之廣而傳諸遠則先生之道庶可行乎凡在觀聽者咸以爲斯文之慶莫大於是故不敢不告

刻天淵臺告文

維萬曆二十九年歲次辛丑十月乙丑朔門人趙

穆等敢昭告于退陶先生之廟猗歟我先生得此山築此臺而命之以天淵者豈偶然哉而弟子之今日鑿崖石銘此名而留示無窮者亦豈徒然哉惟先生去世于今三十年餘庭草已蕪而光風未泯霽月凝輝每一登臺而望焉則鳶之飛而戾乎天魚之躍而出乎淵者依然固在也感慨惆悵徘徊而不釋者竟日而況人事之推遷世道之陞降臺之廢興存亡亦不可知則後之人追先生之遺迹欲知其處而未得者安知其不如吾儕今日之懷而或甚焉者乎徘徊徬徨感慨不歇忽覩此崖

石上玆三字者昭揭江皐輝映山門則寧不爲之躍如也若見當時鳶魚之趣者耶玆以李相山海所書天淵臺三大字刻于崖石庶令千載之下來遊斯地者其於思程所贊上下察也活潑潑地並與先生平日玩樂之意舉眼斯得則豈不有以開心目於指顧之間明天理於旣晦之餘乎然則斯崖也斯石也雖謂之目擊道存可也噫臺雖壞而石不轉世雖變而名不泯惟先生道德之昭著于上下其天其淵豈不韙歟豈不遠哉雖被世俗笑侮有不足恤者噫惟先生在廟之靈陟降庭止敢

不敢告以聞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三

余觀古之聖賢之言書訓以牖後學其功盛矣然其傳之也必有待於後之人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又相懸矣於是往者日遠來者日忘幾何不至於泯焉而無所尋逐嗚呼其可慮也夫萬曆己亥春刻退陶先生文集於陶山書院士殫工勤越明年夏告成蓋去 先生易簀三十一年而始就其亦難矣一日鳳城琴君壎之自陶院來見余河上以年譜爲託噫予非知言者何敢當此事何敢當此事顧有可諉者念當時及門之人彫謝殆盡存者亦耄不振矣今不爲之更後數十年求 先生謦欬音容於髣髴猶

不可得況進乎此者乎 先生出處去就與夫立朝言論大致有賢孫安道草記謲譙詳悉可據其講學論道與門人知舊辨難往復者有 先生文集在可以參攷毋亦依樣畫葫蘆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去取焉兼且自恨於追慕 先師之心爲亘乎琴君曰然遂撥昏次輯成編又以言行錄碣銘墓誌等及 教書祭文類次而付于後俾來世得有攷焉觀者恕其僭妄而補其疎舛則是又余所望也 西厓 柳成龍謹跋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三終